

中國邊政

第二十五期

目錄

祝國民黨十大大會圓滿成功

五十八年青年節 蔣總統告全國青年書

蔣總統答日本電視訪問談話

人心合圍、共誅毛賊！

紀念西藏抗暴，爭取反共勝利！

邊政漫談（四）

——畧論蒙古盟旗地方自治問題

中國邊政協會電視十大大會成功

元明時期西藏政府之研究

布特哈部與呼倫貝爾部簡誌

值得國人崇敬的世界偉人——成吉思汗

王陽明經畧西南邊務

特載

中國國民黨十大大會宣言

特載

中華民國各界紀念西藏同胞反共抗暴十週年大會宣言

告西藏同胞書

釋胡

郭寄嶠

葉翔之

許占魁

朱寶唐

學銚

郭振芳

鄭壽彭

虞怡

中國邊政雜誌社印行

中華民國五十八年四月出版

社論

國民黨十全大會圓滿成功

中華民國執政黨的中國國民黨，自三月二十九日起召開第十次全國代表大會，歷時十二天，於四月九日圓滿完成。由於其所討論決議各案，均為有關國家當前之大計，故極為中外所重視。

中國國民黨是創造中華民國的政黨，自創黨以來，垂七十五載，它的命運經常與國家的命運休戚相關，在黨的組織堅強，同志能犧牲奮鬥的時候，每為國家興盛，團結統一的時候，反之，當黨員的意志渙散、組織被破壞的時候，也每為國家陷於最危難的時期，往事昭然，俱可覆按。

自從三十八年中國國民黨偕同政府遷臺以來，高舉反共抗俄旗幟，從事於有關國族存亡與人類禍福的反共鬭爭，二十年間的艱苦奮鬥，使國基臻於鞏固，喚醒了億萬民心，使亞洲未被共產赤禍所吞噬，這在人類社會爭自由、反極權的歷史上，實為一輝煌的業績。第十次全國代表大會於共匪偽政權走向崩潰的前夕，在反共的基地召開，檢討當前革命形勢的發展，和歷年施政的利弊得失，並修改黨章與政綱，以期透過黨的建設、政治革新、社會建設、平均地權與敵後作戰，以及今後討毛救國、光復大陸等重要方案，以適應現階段革命任務之要求。因之這一大會可說是最富有時代意義、最具有革命意識、和全國民衆仰望而舉世注目的會議。

因為中國國民黨所負的時代使命是如此重要，所以它要負起對國家領導的責任，更要建立起一個堅強的領導中心。然後反共革命才有成功的保證。從前當「對日抗戰勝利，正是政府要開始國家建設之際，共匪在帝國主義的羽翼指使之下，擴大叛變，不惟我們的建設事業為之中斷，而亦使世界——尤其是亞洲國家，陷於險惡不堪的局面。今天國際有識之士，就都已確認，只有中華民國，特別是以本黨為領導中心的國民革命，光復大陸，始能根絕共產禍源，亞洲以及世界，亦始有和平安全之可言。這亦就是說，世界問題，因中國問題的發生而擴大，更必由於中國問題的解決，獲得其徹底的永久的解決。所以要說，中國的安危實與世界的安危，是息息相關的」。

二十年來，黨在 蔣總裁的英明領導下，在各方面的建樹，有目共睹，雖然如此，總裁在大會裏仍要求全黨同志，要更進一步發揮黨的民主本質，擴大黨的革命精神，為民衆服務，為民衆造福，為革命效力，為革命效忠。他告訴大會，在過去十九年中，我們天天在進步，相反地，共匪却天天在退步、衰敗、走向滅亡的道路，這是我們七十五年來國民革命最好的時機，也是存亡絕續的重要關頭。「國民黨在今天革命的大形勢之中，實已處於決定國家存亡、民族榮辱，人類安危禍福的關鍵地位」，但是「大家不但不可自足自滿，而尤當特別兢業惕勵」。

總裁更對中央領導幹部勉勵說：

- 第一、要在思想上、觀念上、生活上、行動上、作風上，以科學的精神和方法，切實革新，並以此為革新的起點，擴大全面的革新。
- 第二、要在思想上、信仰上、去鼓舞同志，感發羣衆，而不要從形式上，層級上，去要求黨部黨員；
- 第三、要建立黨性強、黨德高的中堅幹部，使能為黨任勞任怨，必信必忠！

大會的成功，條件應不祇一端，譬如：全體代表也都能善體總裁昭示的意旨，對於缺失之檢討，「毫不掩飾」，真正做到了澈底檢討，澈底革新的要求。這便是大會顯著的成功條件之一。

又此次大會代表和新選中委，多為年青有為之士，既具有活力，又具有現代人的科學頭腦，高級幹部如此，因之也把黨變成一個充滿了新生力和戰鬥力的黨，他們高昂的革命情緒是足以和時代進步相配合的。

大會的另一收穫是全體與會人士對反共必勝、建國必成的信心，這從敵後反共志士的英勇奮鬥，到國內經濟、文化、教育、國防、交通等各方面的建設成就，給人們帶來充滿樂觀的證明。有了這一信心，自然可以推動革命大業繼續前進。

在諸多重要議案之中，關於平均地權一項，最為各方所矚目，二十年來我國在此一方面的成就，已為舉世所推崇，茲更進一步普遍實施，其成功自可翹足而待。而最足以資為創造新局面、迎接新形勢，用以轉移風氣，完成復國使命者，莫過於「政治革新要項」之通過。因為當前大陸匪偽之黑暗、饑餓、混亂、鬭爭等現象，恰與我方努力建設，為國家奠立現代化基礎的作法，成一極端對照。故各級政府當此時會更加淬礪奮發，從根本上力求政治的革新，創造一個新局面，應當不是難事，所以這一議案的通過，既表示了國民黨力求改革決心，當然也贏得了全國民衆的熱烈擁護。

做為一個負有反共復國歷史使命的中國國民黨，其政綱的修改，實在有其無比的重要性。就中二十三、四兩條所揭櫫的「凡參加討毛救國聯合陣線，討毛救國聯軍、討毛救國青年運動之黨派、團體或個人，不問過去政治立場如何，一律享有平等合法權利」。「毛共軍、政、黨人員，除執迷不悟之元兇首惡外，一律不究既往，保障其安全。」這是一個氣度恢宏發自真誠的號召，也正是蔣總裁所號召的「不是敵人，便是同志」的真正實行。相信海內外的仁人志士，必將聞風興起，相與携手併肩，反毛滅共，而不再觀望游移，徘徊躊躇了。

要之，此次大會成就特多，無待縷述，但是站在本刊特殊的立場，對於國民黨這次在政綱中，本國內各民族一律平等之原則，尊重邊疆民族的政治地位、宗教信仰與優良文化傳統的規定，在五院從政同志工作報告決議文中，對於「儲訓邊疆建設幹部，加強聯絡海外邊胞，策進反共工作，並在國族團結、國土完整之原則下，對於制定重建邊疆之各種計劃方案，有所安排；在全會宣言中更強調「大陸邊疆民族遭受毛匪的迫害屠殺極為酷烈，其反共亦最為堅決，尤須尊重其宗教信仰與優良文化傳統，以及其政治願望，相期於平等合作，携手前進，從大陸的四面八方，造成奔騰澎湃的反共高潮。」由這些文件裏可以深深體會到國民黨的主張該是怎樣符合全國民衆，尤其是邊疆同胞的要求。

十全大會是一個歷史性的大會，它的政綱和決議，將為全體同志所一致遵行，它的精神也將永為中國人民所推崇，自然也符合全國人民的願望。因此邊疆各族同胞對大會的決定，表示熱誠的擁護！

現在大會已過，黨首先要發揮領導作用，亦即要以黨的澈底革新，來帶動國家與社會的全面革新。欣悉黨的中央為貫徹實施大會決議，已決定分別在小組提出報告，喚起同志的熱情和責任感，另由中央按七大議案的中心意義，併合為五大類，成立五個督導組，按期檢查各級幹部及從政同志執行大會決議案的進度和成果。這樣認真執行，相信一定會有良好成效。

俗語說，好的開始就是成功的一半，蔣總裁也說，「天下無易事，天下亦無難事」，大家只要遵照國父遺教和總裁訓示以及十全大會的決定，努力去為，相信消滅共匪，復國建國，決非難事。

五十八年青年節

蔣總統告全國青年書

要認識對國族興亡所負責任 發揮其前進樂觀的精神力量

全國青年子弟們！

今天是黃花岡七十二烈士爲國家爭自由，爲民族求生存，爲三民主義國民革命而奮鬥犧牲的光榮紀念日，也就是革命的、愛國的子弟們繼志承烈、以身許國的青年節。

國父說：「我中華民國，以世界至大之民族，曾感受世界最進化之潮流，已舉行現代最文明之革命。」這一現代的、進步的、革命的青年主導中心，就是國父所領導的以恢復中華、建立民國實行三民主義爲目的的中國國民黨，五十八年，來皆始終如火之始燃，泉之始達，照亮這個時代，也膏澤這個世界。他的革命，乃是結合全國國民，團結精神，統一意志，致力於建立現代國家的國民革命，原是與每一國民患難與共，血肉相連的，這亦就正是「所謂國民革命者，一國之人，皆有自由、平等、博愛之精神，即當負革命之責任」。

誰都知道，今日這個擾攘紛紜的世界，不唯混亂不安，抑且善惡莫辨，正是青年們精神生活最爲沉悶苦痛、幾乎無所適從的時代，亦爲全體人類成敗禍福，最嚴重最危險的關頭。不只鐵幕裡青年的悲慘恐怖，一天比一天沉重，即在自由地區裡，也由於一些青年們思想的不純正，智慮的不平衡，誤解了民主自由的真諦，乃產生了精神抑鬱、心志沮喪、不可理解的偏激墮落！他們且自以爲逃避正常的家庭生活 and 社會生活，放棄理性的、道德的標準，乃至否定一切知識的、學術的、精神的價值，是自我發展的極致！而不知其此種放僻邪侈的思想與行爲，不僅造成了他個人一生的悲劇，且爲其國家民族、以及世界人類，闖下了不可救藥的災禍！

其實，今日科學昌明，幾已進於巔峯時代，而個人更可發揮其無窮之智能，爲國家、爲人類，創造廣大無涯之幸福，故此一時代，正是前無古人，後無來者，乃爲我青年成功立業千載難逢之機運！因此，今日青年，應該只有奮發，而絕無沉悶；只有樂觀，而更無苦痛之可言。

不幸的，就是現在大陸上，在毛賊血手箝制中的青年們，其所遭受的現實境遇，不僅沉悶苦痛，且更爲悲慘可憫，毛共桎梏我青年的人性靈明，抹煞我青年的倫理情感，污辱我青年的人格尊嚴，不僅強迫其放棄倫理與道德，否定其知識與理性，並正在慫恿其破壞毀滅一切人類所賴以生存延續的文化和教育！眼前毛賊就已經公然利用貧下農，來替中小學編寫教材，指使工人宣傳隊，爲大學填發文憑，各級學校教學年限，都被普遍縮減，學曆已經不再分寒暑假，而只分農忙農閒，農忙時，就一齊放假——其實是更加被驅迫勞役，而絕無身心平衡健康生活之可言——只有分成一小隊的去當毛賊的農奴——農閒時，才返回那些所謂學校陣地去當那種唸「毛澤東語錄」紅色符咒的學奴！

毛賊認為「讀書越多越蠢」，這就正是它深恐人民讀書越多，文化的影響力越大，反對毛賊的死敵，亦就會越多越大。今天的中國大陸，表面上髯鬚是毛賊這本紅色符咒的大陸，學校也髯鬚是毛賊這本紅色符咒的學校。而在實際上，整個大陸，正由於毛共毒素與兇煞之潰決，乃更使我們三民主義文化之發揚，廣被於七億人民，造成其內心之無限嚮往，於是今天的大陸，已成爲心性文明復甦之象徵！這絕不是它那本紅色符咒所能夠愚弄得了、迷失得了的！今天就不惟它老一代的紅色知識份子，已經被打被鬥，清算殆盡！就是下一代的「紅衛兵」，也已經被流放，殘殺，幾乎淪於生無立足之地，死無葬身之所，求生不得、求死無路的黑暗地獄！毛賊對青年思想的蠱惑運動，可以說業已徹底破產，慘敗無餘！所以毛賊自己知道，它是罪不容於死，且已臨到了它無所逃於天地之間的末日，而它現在最怕的，就是怕其死後還要被那一小撮「接班人」對它鞭屍！所以它要大嚷大叫：「喪失了政權，就失去了一切……對於權字，就是要念念不忘，時時不忘，寸權必爭，爭權到底……不這麼幹，就是糊塗人，腦袋掉了，還不知道怎麼掉的！」

青年子弟們！人類原本是不祈求和平的，而毛賊，却處心積慮，要挑起並製造戰爭！人類原本是不渴慕自由的，而毛賊却無所不用其極的，要專權迫害！人類原本最需要的是智慧，而毛賊却在一手摧毀智慧的積累！這就是鑒於毛賊對於其爲一人之自私的「權」字——念念不忘私字，時時不忘權字，「寸權必爭，爭權到底」倒行逆施的邪惡罪孽！就是前面所指的那些心志沮喪、偏激墮落的青年，亦就都是直接間接的被毛共催眠、矇蔽、利用、誘脅、而全無知覺的一羣無辜青年！

今天就唯有我們自由基地的青年子弟，才是：

有着三民主義教育——倫理、民主、科學和諧均衡的薰陶！

都有其理想，抱負，並有其清明堅確的良知與定力！

大家的精神是奮發的，生活是充實的，家庭倫理與社會關係，是溫暖的、幸福的！

青年們不但能發展其德慧術智，又都能以其德慧術智，充分的貢獻於國家社會，以養成其至公無私、高尚、完美的革命人格。

青年子弟們！青年時代，乃是建立人格基礎的時期，亦是決定其事業成敗的關鍵，故青年的立志，必須以服務人羣爲目的，以革命救國爲目的，而並不以追求虛幻的快樂，和淺薄的滿足爲目的，更不可以敗壞禮法、攘奪自私的權利爲目的！

特別是我們自由基地的青年子弟，無論是在學校就讀，在社會從業，在軍中服役，以至於在海外留學，無不具有「以革命救國，以科學建國」的宏願、熱忱、並樂於善盡其責任！

我們革命的青年，在大陸上有的就正在紛紛參加敵後的青年團和救國軍……對毛匪浴血搏鬥，有的則正分從海峽泅泳、邊界偷渡、海外來歸，爭取自由；有的則在鼓吹「過頭論」「上當論」「無中心論」，「躺下不幹」，消極抵抗；他們都同樣的具有結合基地、海外，結合志士、仁人，推翻毛賊獨夫極權暴力的勇氣、決心、和渴望！

今天科學進步，的確是「人智益蒸，物質發舒，百年銳於千載」的時代！而精神生活的被否定，人性文明的被戕賊，亦同樣是「百年銳於千載」而且是一旦毀之而有餘」的時代！換言之，這正是科學技術發展，而道德理性衰頹，民主自由被假借濫用，而革命精神趨向墮落的時代！

所以我們正可以說，生而爲今日的中國青年，如論其在大陸的處境，自然是艱難坎坷的青年！流離失所的青年！但論中國有志革命青年的前途——亦就是國家民族的前途，却是一世若狂，唯獨我們能堅持其智慧定力，而不憂不惑；一世苦怯，唯獨我們能奮鬥到底，百折不撓，這就是我們革命青年人格的表現！正因爲有了這樣偉大的人格，就不但能懷於這「亡天下」之伏機大禍！而亦唯有我們能以挽回這「亡天下」的慘變浩劫之大義大責，來自任，來貢獻！

青年子弟們！我們今天的革命，自然是盤根錯節的革命，但亦是波瀾壯闊的革命，在人民的關係上：毛賊所控制的人口（就是一般人自以爲看到了），原不過是一連串龐大的集中營的數字！但我們所擁有的人心（就正是一般人所看不到的），則是七萬萬民心和主義、國家、歷史、文化、緊密結合的精神感通！易言之，毛共的七萬萬衆，是七萬萬條心！而我們乃是全國同胞討毛救國海外海外一條心！且業已造成了以「多助之至」攻「親戚之所叛」仁者無敵的形勢！

因此，中正在這青年節日裡，還要號召我全國青年子弟們：

更要認識自己的責任，是對國家民族、對文化歷史、天下興亡的責任，無人自外於國家民族，亦無人自外於國民革命陣線的行列！

更要以自己的聰明才力，學術智慧，貢獻於「革命救國、科學建國」的需要！

亦就是要更加發揮其愛國和救民的道德力量！要更加發揮其前進和樂觀的精神力量！

人人要爲民族大義、革命先烈事業的繼承者！

人人要做討毛救國聯合陣線的青年戰鬪員！

人人要做建設三民主義新中國的青年工程師！

國家需要革命的青年，革命的領導中心，就正是革命青年獻身許國的磁極。大家知道，革命原是自己良知上的責任——實即「真積力久」的人格，更是「甘受至苦極痛」的志節！黃花岡的先烈，給大家留下了革命青年大智、大仁、大勇的榜樣，今天就是我們全國革命青年子弟，憑仗其爲國家盡大忠，爲民族盡大孝，投向一場國民革命光復大陸的總決戰、總反攻行列之中，同心一德，爲救國救民而努力，爲復國建國而奮鬥，建立我們這一代青年永久不朽的事功！我必和你們同在一起，始終領導你們全國青年子弟朝着向上、前進、奮鬥的方向，都不失爲 國父的革命信徒、黃花岡革命先烈的繼志者，共同一致，協力合作，來建立三民主義的新中國，完成我們國民革命、空前絕後的第三期光榮的、偉大的、歷史任務！

現在大家同聲高呼：

黃花岡革命先烈精神長存！

討毛救國勝利萬歲！

國民革命成功萬歲！

三民主義萬歲！

中華民國萬歲！

蔣總統答日本電視訪問談話

三月十六日晚間，蔣總統經由日本電視公司全國廣播網，向日本全國作一小時的電視訪問談話。這段談話是日本名政論家御手洗辰雄於三月六日來臺訪問，蔣總統時錄製的，其全部內容如下：

一、問：亞洲動亂之禍因，係由中國大陸之不安定，爲求亞洲之安定，請問閣下有何方策見告？

答：今天亞洲的一切動亂與不安，實皆以毛共匪偽政權竊據中國大陸爲其主因，所以亞洲安定的先決條件，乃必自毛共的奴役桎梏之下，解救中國大陸七億人民，使其得以重享民主自由的生活，而不再爲毛共極權偽組織所控制驅策，成爲其破壞與侵略的工具。這也就是我們中華民國軍民所一體致力的目標。一旦大陸國土重光，亞洲各地區的動亂即將隨之消弭，而全球性核子大戰的威脅，亦即將不復存在。所以亞洲乃至全世界的安危禍福，實與中華民國反共復國行動的成敗利鈍，息息相關，這一點特別希望國際人士加以注意。

二、問：中共政權佔據大陸已有二十年之久，此時再將該政權排出於國際社會之外，是否已無可能？

答：毛共匪偽政權，雖已竊據大陸二十年，但毛共仍爲一個叛亂集團，我大陸全體人民，無不堅決反對此一罪魁禍首。所以毛共非但不足以代表其奴役迫害之人民，即其毛共內部之四分五裂，朝不保夕，搖搖欲墜之情勢，已爲舉世所共見共聞，毛共豈復有久存之理？

至其邪惡好戰之本質，久已成爲危害和平的禍首，倘容其參加國際社會，則無異引狼入室，自毀藩籬，本人相信大多數主張自由正義之國家，必將繼續堅持其排斥匪偽政權入會的明智立場。

一般主張承認共匪者，往往以不可忽視大陸七億人民爲理由。但事實證明，毛共匪偽，根本沒有資格代表中國人民，它本身正是中國七億人民的共同敵人，誰承認這個中國人民的敵人，就是與中國人民爲敵，此一事實，固早已爲貴國朝野所深知。

三、問：中華民國政府已往與中共之間，有國共合作之經驗，請問閣下在此時有否與之合作，以求國家安定之意思或方案，且閣下是否自願與毛澤東會談之意。

答：你們也都知道，中國的古訓是「漢賊不兩立」「忠奸不並存」的，又有一句古訓，則是「嚴人獸之辨」，這就是說，人與禽獸是不可能同羣的。

我們中國是世界上受到與共黨「合作」的痛苦最深、經歷最久的國家，我們過去，爲了國家和人民的利益着想，原曾經幾度與共黨「合作」，那無非是希望以我們民族的文化歷史與民主精神，予以感召，使能痛改前非，而不再禍國殃民。可是沉痛的經驗告訴我們，中國共產黨是絕對不爲其國家與人民着想的，它一心一意就只在奪取政權，以遂其獨裁專政、魚肉人民的私慾，並不惜出賣民族靈魂，以推行

其赤化整個世界的共產化。

我們深知共黨的慣技，乃是在其軍事力量不足時，偽裝合作，來換取時間，以便其達成用「槍桿子」奪取政權的目的。

它也同時運用「文化大革命」的手段，把中華民族五千年的悠久文化歷史，破壞殆盡，毛共這些所作所為的事實，是你們三年來都看到聽到的。

特別是毛匪那本「毛語錄」荒謬而瘋狂的內容，與根據「毛語錄」所產生的完全喪失了人性的禽獸行爲，這豈是有國家自尊心與傳統精神的貴國人民所能與之合作的？

我願特別在此提醒貴國朝野的，就是毛匪在一九六二年九月十八日曾爲貴國工人題詞，它說：「只要認真做到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普遍真理與日本革命的具體實踐相結合，日本革命的勝利，就是毫無疑義的」。這段話證明毛匪的陰謀，在唆使貴國人民用戰爭解決問題，武裝奪取政權。

去年九月十八日，共匪「人民日報」社論更引申這段話說：「毛澤東的這個題詞，不僅對於日本人民的革命事業，而且對於世界各國人民的革命事業具有極其重大而深遠的意義。」可見毛匪始終是要赤化貴國，不見貴國被其全部赤化，是決不能甘心的。

所以不但我們中華民國與毛賊絕對無合作之可能，就是貴國亦豈能與這樣一個處心積慮隨時以摧毀貴國國本爲目的的政權，而可與之和平共存？

我深深希望我們所遭遇到的慘痛經驗，能够成爲貴國乃至所有自由國家，在制定對毛共政策時，是一面清清明明的鏡子。

四、問：關於毛澤東之爲人已獲了解，請問毛澤東以外例如周恩來、林彪、陳毅等人，以往皆曾係閣下之學生，對此類人士 閣下當有影響力量，是否可予接觸，或予以自新之機會？

答：這個問題，我可以簡單的答覆你：

我們對中共的態度，是只認定其罪魁禍首之毛澤東爲唯一敵人的！其餘毛共內部，無論是不是過去黃埔的教官和學生，都不算是我們的敵人，因爲他們都是反毛的，有許多還是反共的。毛共的口號，是「不是同志，就是敵人！」我們的口號，却是「不是敵人，就是同志。」我們只認定毛澤東爲唯一的敵人，在毛澤東之外，只要是覺醒的，就沒有不可以合作的。

而且這些毛共的軍事以及黨政重要幹部，本來很多都是我們國民黨的黨員，可以說都是同志，除毛澤東這個唯一的敵人以外，其他我們都沒有當敵人來看待的。

五、問：請問 閣下對收復大陸之方策及展望爲何？

答：我們深信，我們反攻軍事有其轉移大局的決定力量，亦爲今後世界安危的重大關鍵。但今日中國問題之解決，不僅是政治先於軍事，事亦且政治超越於軍事之上。唯有中國人才解決中國問題，亦惟有中國問題，由中國人自己來解決，才有助於亞洲的自由與世界的和

平。我們戡亂復國的大計，全是國家內政問題，亦爲我政府討伐叛逆的獨立自主的權利，自不容外人干涉，亦決不利用國際矛盾，因之非但不會觸發國際戰爭，而且可以消弭核子大戰的危機，解除國際的緊張局勢。

吾人今日討毛救國問題上的課題，即在對內對外政策之措施，及敵前敵後戰略之運用，自信已有粉碎毛匪原子幽靈作祟，以及毛匪竄武侵略野心的計劃。

現在由於我們「三分軍事，七分政治」，「三分敵前，七分敵後」政策的配合，再加上大陸同胞，以及毛共黨員，在受了毛匪血腥的統治之後，紛紛自覺，中國大陸上已經到處燃起了革命的火焰，而且共匪內部，自其所謂「文化大革命」以後，更已呈現四分五裂與土崩瓦解之勢，毛匪更是在衆叛親離，四面楚歌之下，走向其自掘的墳場墓穴。

至於毛共未來的九全大會，當爲毛匪妄圖重新團結匪黨，與恢復其在匪黨內領導地位所作的最後掙扎，但從目前各地區匪黨幹部，激烈鬭爭，尤其在他思想上，所謂「無中心論」以及「多中心論」，乃至「鬧、批、改」等等，仍在繼續進行反對的事實觀之，匪黨九全大會之召開，自必更明顯的暴露毛共內部鬭爭的激烈，適將促成其內部之分裂與變亂，而毛匪末日的來臨，亦就在於此！因此我們光復大陸的行動，無論以主觀與客觀的條件來說，自可以提早實現。

六、問：大陸上人民，目前遭遇經濟上之困難，而蒙受極大之痛苦，對日本以貿易給予幫助，請問閣下意見如何？

答：大陸人民，目前遭遇經濟上之困難，均爲毛匪清算又清算、鬭爭又鬭爭、暗無天日之暴政所使然。日本予以貿易上之幫助，絕不可能達到我們受苦受難的大陸人民之手，徒足以增加匪共垂死掙扎，對外瘋狂冒險的戰爭資源，非但無助於我大陸同胞痛苦之緩和，反而將阻礙我大陸同胞重獲自由的時機之來臨。

七、問：越戰獲取和平後，美國對亞洲之關係應採取何種政策，在政治及軍事方面，是否應自亞洲撤退？

答：越戰和談，這是一場滑稽劇，亦是共產黨所慣用的伎倆，縱使將來表面上獲得暫時的解決，但絕難獲致真正的和平，如果中國大陸的毛共匪偽政權，不能徹底消滅，則毛共侵略顛覆的戰火，必在亞洲其他各地區再度燃起，因此毛共的侵略威脅未曾消除之前，美國自亞洲撤退，實不可能！自由亞洲的安定，自有賴於美國的協助，而美國自亦知道，必須有自由繁榮的亞洲，美國的安全與世界的和平，才有保障。

八、問：亞洲之將來，應爲如何，請問閣下之理想及計劃？

答：亞洲各國，唯有團結起來，共同消滅共產黨威脅，才有我們東方文化的光明前途。反共不是一個國家或一個地區的使命，而是全亞洲的共同任務。因爲共產主義的擴張侵略，並非以一個國家或一個地區爲限，而是以全世界和全人類作爲他的征服目標。因此自由人類，對於共產黨擴張侵略的抗衡和反擊，就不應各自爲戰，任其個別擊破。更不能隔岸觀火，只求自保。而必須採取一致的戰略方針，從而發展爲聯合的戰鬥行動。過去的形勢，是一個統一的共產集團，進攻着分離散漫的自由亞洲，此刻我們所要努力的，就是要讓一個團結的自由

世界，特別是一個團結而有組織的自由亞洲，協力一致，去擊敗一個四分五裂的毛共匪黨。

九、問：關於對共黨之政策，現在是否有在亞太地區組織軍事同盟之必要？或究應採取何種方策最爲有利？

答：這個問題，我還沒有怎樣考慮過。

今天足下問起，我願意談談我未成熟的看法。

我認「同盟」兩個字，以現在來說，已經不太適時了。

因爲亞太地區面積太廣，各國有各國自己不同的國情，無法在軍事上，求其勉強一致的。但在這同一地區之內，無論軍事或者經濟，其對於反共的成敗利害，都是息息相關的。

我們彼此之間，可以用一種合作的精神，合作的方式，來代替「同盟」一詞，比較爲相宜。

比如貴國因爲憲法的關係，不能派兵出國參戰，那就不能勉強你們參加亞太地區的軍事同盟。

但是貴國經濟力量很大，如果以你們日本的經濟力量，和亞太地區進行經濟合作，來協助這些反共國家，發展他們的經濟，發展他們的科技工業，那對於反共國家的助益，是足以和軍事合作相等的，而這對於你們自己無形中更有很大的幫助和利益。因爲毛共的顛覆侵略，是沒有國界的。如果亞太地區國家欲自外於亞太地區之外，隔岸觀火，以求自保，結果那火頭就要燒到他自己頭上來的。

今天日本以其雄厚的經濟力量，來和亞太地區國家合作，其功效是不可以道里計的。

十、問：請閣下對日本之期望發表意見？

答：日本現在正居於亞洲重要關鍵地位，究將何去何從，其行動不獨關係日本本身的安危，實亦影響亞洲以及今後的世界局勢。

日本是共匪赤化亞洲最主要的目標之一，而現在共匪所怕的，亦就是國力強盛的日本起，而聯合亞洲自由國家，共同抵抗共黨的侵略。故共匪不斷的在慫恿而且不斷在利誘威脅你們日本朝野，形式上說是鼓勵你們「中立」，其目的却在使你們「孤立」，所以它處心積慮，總希望離開你們與自由亞洲各國的關係，離開你們與美國的關係，企圖鬆懈瓦解日本國民對自由民主的信心，擾亂你們的社會，顛覆你們的政府，以遂其赤化亞洲之野心。

所以我衷誠的希望貴國朝野，今後能更加提高警覺，對內嚴防毛共滲透顛覆的活動，對外能更加強與自由世界的團結合作。須知毛匪對你們日本的總方略，就是我所面所說的，它名爲鼓勵你們「中立」，實則是要使你們「孤立」，并再以「共存」的陷阱，來達到其迫使你們追隨毛共、赤化日本、成爲中國大陸第二的目的。

你們應該都知道，我是向慕日本盡忠報國的傳統精神，亦愛日本孝親尊師、尚俠重義的民族習性的，日本乃爲我第二故鄉！所以我十分希望我們大陸人民，今日所受的痛苦與災害，能作爲你們血淋淋的見證。這是我的肺腑之言，也就是我對日本人民的忠誠正告，亦是日本友人所應有的責任。

人心合圍共誅毛賊！

郭寄嶠

爲紀念西藏同胞反共抗暴十週年作——

我國大陸，自被毛匪血腥統制後，各地區兄弟民族即不斷的羣起反抗，迄已成普遍而澎湃的反共抗暴運動。廿年來，此種爭生存、爭自由、反極權、反暴政之驚天義舉，雖此起彼落，然指不勝屈。其間尤以民國四十八年三月十日藏胞在拉薩掀起的抗暴運動，爲最值重視之一。此一運動，震撼匪偽政權，亦鼓舞內陸及邊疆各族反共人心，激發我自由地區之國人，增進自由世界對毛匪暴政之瞭解，其影響至爲深遠。時光易逝，迄今已屆十年，吾人回思，猶益堅同仇敵愾之心與報仇雪恥之念。

藏族同胞與我中原同胞之交往，淵源甚遠，自三代兩漢以降，日見滋繁。在五胡十六國時，我藏族同胞建國有四——前秦、後秦、後涼、成漢——皆與中原豪傑並轡一時。逮及唐代，其請婚媾，遣子弟入國學，請儒者典書疏，凡此種種，與中原之關係益臻親密。其後，元之封八思巴爲國師，使帝師命令與元帝詔敕，同時並行，遂開西藏地方政教合一之制。明之封西藏法王，設宣慰司以弼其治，宗喀巴大師完成宗教改革以興黃教，及達賴與班禪坐床大典，均由中央派大員主持，清代仍之而有增益，是西藏之政治、經濟、宗教等與中原愈加息息相關。至民國肇造，我 國父倡五族共和，藏族同胞與中原同胞更能凝結一體。我 總統繼承遺志，力行國內各民族一律平等之遺教，並尊重西藏固有之政治社會組織，宗教信仰，與傳統生活之自由，凡所措施，其視西藏地方與中原殆無二致，藏胞與其他民族悉若弟兄，考之歷年之政綱政策，驗之對藏蒙施政，稽之遷臺以後之昭示，皆悉秉此志，一貫而不渝。我藏族同胞在五族共和政制之下，相處如一大家庭，骨肉相連，呼吸相通，其痛恨共匪之壓榨奴役，而不斷掀起劇烈反共抗暴運動，固勢所必至，理所當然，然實由於我政府對藏胞之愛護，出於至誠不息，淪浹於人心與共匪暴政成一強烈對照之所致。

藏族同胞之不斷反共抗暴，雖以拉薩事件肇其端，此後，大小戰鬪凡千百次，皆可歌可泣。舉其主要原因，則一爲反抗共匪社會主義之生活生存鬭爭，

二爲爭取宗教信仰自由之精神鬭爭，三爲要求真正民族自治之政治鬭爭，四爲對共產主義唯物論無神論之思想鬥爭，舉凡共匪所加於藏族同胞生活上，宗教信仰上，政治要求上，思想本質上之種種壓迫控制欺騙邪惡之行爲，無一不構成爲抗暴火花，待爆之炸彈，西藏今日固已成爲覆滅匪偽毛朝的大火藥庫。

此次我中華民國各界在臺灣復興基地，爲藏族同胞在拉薩之反共抗暴運動壯舉，舉行十週年紀念，不僅是向參加此一運動而奮鬥犧牲之先烈，表示沉痛哀悼之忱，抑且要向今日在邊疆在海外繼續進行反共抗暴之藏胞，致無限崇高之敬意，並當爲精神與物質之支援。拉薩抗暴運動，雖爲藏族同胞反共之肇端，實同樣代表全大陸各地區各族同胞之怒吼，代表自由祖國各族同胞甚至自由世界人類之心聲。吾人今日舉行紀念大會，似應具有下列認識：

第一：將來大陸各地必出現千百倍於拉薩之巨大反共抗暴運動，尤其當我國軍反攻登陸之際，此種情形，更加顯著而普遍。配合響應，一舉而推翻毛匪政權。

第二：自由世界，因拉薩抗暴事件，對毛匪偽政權殘暴加深認識，確認毛匪控制下之大陸，僅據點線土地，而無人心。隨時均可被大陸各族同胞起而推翻。

第三：全國同胞，惟有在 總統英明領導，中央政府既定政策之下，各族系精誠團結，親愛合作，如兄如弟，努力奮進，必能達成復興建國之時代使命。

總統在今年元旦文告昭示我們：「我們大家只有一個民族大敵，那就是人，人皆得起而誅之的毛賊獨夫！我們在敵前敵後有着千千萬萬討毛救國的同志：凡是集中在國民革命三民主義的義旗之下的，就都是志同道合的革命同志，討毛和反毛軍民的會師、海內和海外人心的合圍：就是要完成我們光復大陸河山，拯救全體同胞的革命任務」。

我們在紀念藏族同胞反共抗暴之餘，重讀以上訓示，即當體念 總統的深意，大家無分彼此，無分南北，亦無分海內與海外，做到人心的大合圍，早日達成光復大陸重建邊疆之任務，以慰藏族同胞乃至大陸各地區反共抗暴全體烈士在天之靈。

紀念西藏抗暴 · 爭取反共勝利！

葉翔之

今天是西藏同胞反抗暴十週年紀念日，十年前的今天，即民國四十八年的三月十日，西藏同胞為反抗共匪暴政，在拉薩掀起了規模宏大的抗暴運動。此一英勇的壯舉，曾經轟動全國，震驚世界，不但在中國大陸人民反共革命史上寫下了光輝的一頁，亦為全世界鐵幕內人民反共運動創下了成功的典範。十年來，雖然共匪對西藏的控制日益嚴密，對藏胞的壓迫日甚一日，但西藏同胞的反共行動，却與日俱烈，更為堅強。當此偉大的紀念日在此擴大舉行之際，本人除以悲痛的心情向過去為抗暴而殉難的志士敬致哀悼外，並代表中國國民黨中央向我正在西藏與共匪作艱苦鬥爭的反共部隊致以崇高的敬意。

西藏抗暴運動的神聖意義

西藏抗暴運動，雖然是以藏胞為主，在西藏地區所發動的，但它並不是純地區性、民族性的抗暴行動，也不是孤立的、突發的抗暴行動，而是中國大陸反共革命主流中的一股支流，與大陸人民反共革命的發展有着密切的關係。在反共革命運動中，它顯示了兩大意義。

(一) 西藏抗暴運動反共行動的最高表現：共匪利用其欺騙的技倆，竊踞了大陸各省；同樣的用欺騙的技倆，施之於西藏。當其入藏之初，他們聲稱尊重西藏人民的宗教信仰自由，尊重西藏固有的制度與風習，不妄取人民一針一線，全力協助西藏經濟文化的發展。然不久即暴露其豺獍面目，推行其共產主義的暴政。先是侵佔廟宇，沒收寺產，迫害僧侶，繼而利用西藏的階級區分，分化離間，製造矛盾，並利用少數無知藏胞，從事違反西藏傳統習俗，破壞西藏社會結構的活動，因此引起了西藏同胞的不滿與反抗。民國四十一年四月，西藏自衛軍在藏府官員策動下，首先在拉薩發難，以武裝示威，表示對共產主義的反抗，四十三年起，藏胞反共抗暴活動，繼續發展，提出了一趕走共產黨「，「護教衛民」的口號；四十六、七、七年，西藏抗暴運動勃興時期，藏胞為反共而抗暴的目標益趨明顯；而拉薩抗暴，藏胞更是擊舉反共的義旗奮勇作戰。因此，西藏抗暴運動，藏胞不滿共產主義的表現，也是藏胞反抗共產主義的最高表現。

(二) 西藏抗暴運動是大陸革命的成功典範：共匪竊踞中國大陸，是大陸各省同胞的不幸，也是西藏同胞的不幸；中國大陸淪陷，為漢族同胞帶來災禍也為藏族同胞帶來災禍。因此，多年來大陸各省同胞為反共而戰，西藏同胞亦為反共而戰。當大陸各地同胞對共匪全面反抗時期，亦正是西藏同胞武裝抗暴的鼎盛時期。雖然鬥爭的地區與方式不同，但其反共的目標則一。同時，在西

藏抗暴運動的發展中，大陸各地同胞，尤其是四川、西康、甘肅、青海等省藏族同胞，都曾給予積極的支援，而西藏的抗暴戰火，也不斷予各省同胞以鼓舞與示範。彼此關係密切，互相關連。所以十年前的拉薩大戰，不僅是西藏抗暴運動中的典範，也是中國大陸革命運動中的成功典範。

中國國民黨與西藏抗暴運動的關係

西藏是中國的地方，西藏同胞是我們的兄弟，而西藏的抗暴運動，是中國大陸反共革命的重要一環，因此，中國國民黨所領導的大陸反共革命運動，亦將西藏視為重點地區而加強部署。

中央對西藏抗暴運動的策導與支援，遠自拉薩抗暴之前，即已開始進行，拉薩抗暴之後，更在「團結反共」的昭示下，全面進行。茲以拉薩抗暴為界線，分兩個階段加以說明。

(一) 國民黨對西藏抗暴運動的策導支援階段（民國卅九年至四十八年三月）：在此期間，中央對西藏抗暴運動的策導與支援，是從聯絡宣慰及物質支援兩方面齊頭並進。在聯絡方面，是以各地反共團體與部落為對象，派員聯繫，策導反共。其間道吉華桑領導的黑水部落，朗嘉多吉領導的德格部落，均先後與中央取得聯絡，展開反共活動。在支援方面，中央是針對實際情況，採機動方式，作重點補給。自四十五年起，即連續對各地抗暴武力作空投支援。當四十七年西藏抗暴的鼎盛時期，以至拉薩抗暴的前夕，中央的支援更趨積極，曾於四十七年藏曆九月十七日及十一月十六日在藏南的峙庫地方，空投了武器。而共匪也會在四十八年三月十八日的「公報」中親自招認「雅魯藏布江以南的叛亂基地，曾數次接獲蔣××政府的空投補給，無線電臺已由帝國主義份子××的人員在該地建立，蔣××政府更在進一步進行他們的陰謀。」這是西藏抗暴運動與國民黨密切關係的說明。

(二) 國民黨對西藏反共革命的指揮作戰階段（民國四十八年下半年至今）：民國四十八年的拉薩抗暴，是西藏抗暴運動的轉捩點，此一事件的爆發，使西藏形勢發生重大的轉變，也使西藏抗暴軍與中央的關係更為密切，使西藏抗暴運動與大陸反共革命運動的結合更為緊密。

當拉薩抗暴戰事尚在持續進行之際，蔣總統於三月廿六日發表了「告西藏同胞書」，號召藏胞團結反共，持久作戰。此一偉大號召，迅即獲得藏胞上下各階層的熱烈響應。西藏抗暴軍總指揮阿周公布札西、副總指揮嘉瑪桑佩、西巴嘉錯、卡其裏佐、巴哇依西、薩德洛年札等，均先後上書總統，並推舉

嘉瑪桑珮先生來臺，與中央聯繫。四十九年三月，再選派抗暴軍人員來臺受訓，以配合工作。而西藏地方政府各高級官員，如噶倫蘇康旺欽格勒先生、宇托札西頓珠先生，亦均上書總統，並先後來臺，擁護反共國策。各地廣大藏胞，更是全體一致，萬眾一心，歸趨於反共革命的行列，形成了西藏同胞與中央緊密團結的形勢。

在此形勢之下，中央對西藏抗暴運動的指導與支援，一方面是指導西藏抗暴同胞不斷派遣突擊小組或聯絡人員，進入藏區，策導藏區的抗暴武力繼續戰鬥；一方面是以革命的手段，在西藏建立革命的游擊武裝，對匪進行攻擊。在中央秘密策劃下，於五十一年在藏南邊區建立了核心游擊武裝，對匪展開了攻擊活動。五十四年，在藏南的宗噶宗、薩噶宗地區，又建立了游擊基地，使武裝活動擴及吉隆、定日、聶拉木、薩迦、協噶爾、以至日喀則等地。同時在藏北地區，亦聯合了香沙宗附近的抗暴武力，建立了基地，沿藏新公路，經常出擊。五十六年三月廿九日，總統於青年節文告中發出「成立討毛救國聯合陣線」及「滙合討毛救國聯軍」的號召之後，我西藏反共部隊，更聯合了各地反共部落及抗暴武力，滙集為反共革命的隊伍，編組為討毛救國聯軍，擴大討毛反共戰鬥。

在中央直接領導指揮下的現階段的西藏反共部隊，無論在對匪鬭爭的技術上，或生存發展的方式上，均與前期的抗暴軍不同。就對匪鬭爭的技術言，過去是以有形的武力，與匪作公開抗衡，而目前是採隱蔽的方式，與匪作游擊鬭爭；過去是靠西藏富商義捐與支援而生存，目前則採「因械因糧於敵」的辦法，取之於敵，向敵還擊；在生存發展的方式上，是與廣大羣衆密切結合，並依附羣衆，求其發展。其戰鬥成員，除農民、牧民、喇嘛、商販之外，更有共匪地方匪幹參加。所以目前在中央領導下的西藏反共革命運動，現正採社會鬭爭的方式，向全民抗暴的目標發展。

在作戰方面，我西藏反共部隊，除運用秘密鬭爭的技術，不時予匪以經濟破壞外，數年來，曾發動較大戰役九十餘次，摧毀匪橋樑十三座、倉庫五處、匪軍營房二處、貿易公司二個、運輸站三個、汽車四十二輛；擊斃匪軍匪幹九百一十五名，擊傷匪軍匪幹二百二十五名；奪獲匪方步槍八十八枝、手榴彈二

百七十四枚、汽油一百零五桶、牛、馬、驢、羊等牲畜共一萬五千二百七十四頭，以及匪軍物資、糧食二百五十二麻包、茶葉七十麻包、食鹽一千六百三十五麻包。其中尤以五十七年八月上旬札當一役，我方利用共匪強迫沒收人民牧畜的機會，聯合當地貧僱農協會，發動羣衆抗暴，連續對匪戰鬥八次，斃傷匪軍一百八十五名，燒燬匪汽車九輛，奪取匪軍步槍三十六枝，手榴彈七十五枚，子彈三千五百發，汽油一百零五桶，戰果最爲輝煌。

西藏抗暴運動的勝利之路

西藏抗暴運動，在藏胞的團結奮鬥下，大陸各省同胞的策應配合下，以及中央的支援領導下，由點而面，不斷發展，且隨着共匪內部混亂，匪軍匪幹全面反毛反共的趨勢，將更擴大發展。惟西藏抗暴運動的前途，不能在西藏決其成敗，而是與中國大陸反共革命運動的發展同其命運。大陸反共革命未獲全面勝利，西藏抗暴將不會成功；共匪未被消滅，西藏將永無安寧。

蔣總統「在告西藏同胞書」中昭示：「你們這次奮起反共抗暴，浴血作戰，乃是我中國大陸全體同胞反共革命最莊嚴光輝的歷史第一頁開始，今日我雖身在臺灣，但我這一顆心，乃是與你們始終一起，反共作戰。只要你們更加堅決，更加勇敢，繼續不斷的奮鬥到底，我必領導全國軍民，很快的與你們在大陸上約期會師，共同作戰，來完成我們反共抗暴，救國家救民族救同胞的神聖使命。」對西藏的未來前途，總統更鄭重指出：「西藏未來的政治制度與政治地位，一俟摧毀匪偽政權之後，西藏人民能自由表示其意志之時，我政府當本民族自決的原則，達成你們的願望。」總統的昭示，已爲西藏同胞指引了奮鬥的方向，那就是不分種族、不分地域；團結第一，反共爲先；消滅毛共爲政權，建設自由康樂的新西藏。

蔣總統的領導，是西藏同胞反共抗暴勝利的保證，中國國民黨的支援，是西藏同胞反共抗暴取勝的捷徑，望我全體藏胞，仰體斯旨，在總統英明的領導下，與中國國民黨所領導的反共勁旅緊密團結，攜手邁向勝利之路！

×
×
×

邊政漫談 (四)

略談蒙古盟旗地方自治問題

許占魁

一、前言

我們研讀 國父孫中山先生關於民族主義的講詞與著作後，可以獲得重要的觀念之一，即民族主義的對外意義，在「使中國民族得自由獨立於世界」，對內的意義是扶植國內弱小民族，「使之能自治」，並享受平等待遇。惟就民族主義對內的意義而言，如欲使蒙藏等邊族得到「眞平等」，殆必須予以「扶植」使其能「自治」，否則，僅言「平等」，祇是「畫餅充飢」。此正如醫病一樣，政治上不能平等爲病象，不能自治才是病根，必須先醫治病根，然後才可獲得健康。所以 總統在中國之命運著作中既指示：「並積極扶助邊疆各民族之自治能力和地位」，國民黨自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以來，歷屆會議的宣言及政綱政策中，亦莫不對此義多所闡揚。迨憲政實施後，我國憲法不僅於第五條規定：「中華民國各民族一律平等。」而且第一六八條還規定：「國家對於邊疆地區各民族之地位，應予以合法之保障。並於其地方自治事業，特別予以扶植。」蓋目前內蒙古問題的癥結，厥爲省縣與盟旗間的糾紛，是以盟旗制度與盟旗地方自治，爲蒙族同胞政治生命寄託的形式，扶植蒙古的盟旗自治，亦即所以保障蒙古民族和政治地位的平等。

語云：他山之石，可以攻錯。近讀下述一則新聞報導後，因而想一談我國蒙古的地方自治問題。

中央社西貢二月一日航訊，越南少數民族問題終獲解決，報導略稱越南中部高原七省佔全部面積之半。分佈着稱爲山民的七十萬各種原始部落民族，一直都在要求高原地區的自治，以致紛爭迭起，擾攘未已。現經越南政府與山民代表多次商談，獲致下列協議，問題遂得解決：

(一)一九六七年四月公佈的越南憲法，明定山民（及其他部落民族）在國內享平等地位，有權保存其固有傳統。

(二)同年五月越南與山民代表協議，制定有關山民的「特別法令」，說明其政府對山民的政策及爲山民所推行的計劃。

(三)一九六八年十二月十二日增加新的協議，內容明白規定少數民族可依現行法律從事政治結社，將現有的少數民族發展部，改爲少數民族總專員公署，成立純爲少數民族官兵的地方軍，視情況需要時並任少數山民爲省長郡長。

最後的這項協議於十二月十九日經陳文香總理批准，今年二月一日山民舉行龐大的儀式，宣誓效忠政府，成爲越南第二共和民族大團結的一次輝煌成就，亦在高原地區建立了反共鬭爭的新形勢。

二、蒙古地方自治的背景

(一)受世界民族自決運動的影響

現代民族運動，通常分爲三個時期，第一期爲民族統一運動，第二期爲民族發展運動，第三期爲民族自決運動。單就民族自決運動而言，其思想發生於法國革命時代，當十八世紀末期，民主主義興起，一方面它促成個人的自覺，而要求個人的自由平等。另一方面便成爲民族主義，促成民族的自覺，而要求民族的自由平等。一九一八年二月十一日美國總統威爾遜向國會致詞，可作此一思想代表之言：「凡是民族與地區，不應視同牛馬供宰，而可物物交換，由此一主權，轉移到另一主權。時至今日，凡是民族，祇可先得其同意，而後加以指揮統治。」同時威爾遜又發表十四條和平綱領，這樣便刺激了當時尚未獲得自由的民族。就蒙古民族而言，布里雅特蒙古即首先發動反抗，希望擺脫俄的控制，內外蒙古亦高揭反清的義旗，爭取民主自由，於是蒙古自治的思想乃普遍傳播。

(二)服膺 國父五族共和的主張

國父孫中山先生革命思想最早發生的是民族觀念，當清光緒十（一八八五）年中法戰後，清廷割地賠款，喪權辱國，於是 國父遂立下「傾覆清廷，創建民國之志」。光緒二十（一八九四）年清廷又被日本戰敗，國勢更是危險萬分，國父因此組織興中會，開始國民革命的行動。及民國成立，國父在民元幾次演講中，都提到「五族共和」，認爲五族業已成爲一家，「各於政治上有發言之權」，「立於平等地位」，並期勉五大民族應該「同心協力，共策國家的進行」，同時還希望「五族之人，皆如兄弟，全心全力」，一致爲中華民國的前途努力。國父偉大開明的主張，很快受到蒙古平民與知識份子的熱誠擁護，蒙古青年便紛紛加入國民黨，參加國民革命運動的行列。

(三)開墾設縣影響蒙民的經濟生活

清廷統治蒙古的初期，爲防止蒙漢接觸，原禁止漢人開墾蒙古土地，嗣後以全國統一，政治穩定，遂漸漸改變此種政策。自康熙末年，對內蒙古南部邊緣地帶的卓索圖盟及歸化土默特特別旗等處的開墾，已採觀望態度。以後到雍正、乾隆時，魯、豫一帶發生災荒，乃有所謂「借地養民」的辦法，大批難民移墾蒙古地區，至此其他各盟旗的土地亦行放墾，但當時清廷曾規定「憑票出耕，春去秋回」。

後來內地漢人增多的盟旗地區，清廷開始設立縣、州、廳、府等機構，推行內地的行政制度。在當時雖規定只爲處理漢人的事務，絕不干涉盟旗的行政，但時間一久，這些機關漸漸侵犯蒙古盟旗的職權，破壞了盟旗行政的完整。迨光緒以後，清廷因感俄國東侵的威脅，更有「移民實邊」的政策，於是不僅內地大量移民徙置蒙古地區，而且又實施軍墾，既剝奪蒙胞賴以維生的牧場，復乏善後救濟的措施，因而引起蒙胞普遍的恐懼與憤慨，產生蒙古民族反滿獨立的意識，這項防俄政策亦得到相反的結果。

(四)亦白帝國主義的夾攻

當民國十年，外蒙古被俄國共黨侵據，成立偽政權，廢除王公制度，嚴禁財產私有，赤色的恐怖波及內蒙古，王公等固已惴惴不安。及二十年「九一八」事變發生，東北淪陷，東部各盟旗地方保安團隊奮起抗日，終因不支而退，日本侵略箭頭西指，內蒙古各盟旗為救亡圖存，遂有聯合自治的醞釀。嗣經各盟旗代表多次的會商，於二十二年六月由參加的盟旗代表聯名呈報中央，剖陳請求盟旗地方自治的原委，茲摘錄其要點藉明梗概：「吾蒙古擁護國家之熱忱，從不稍衰，並嘗希望中央政府善用其量，以建設新蒙古矣。無如蘇俄之播弄，苦於外蒙者十年，日本茲又為貫徹其傳統侵略之大陸政策，度必以統一滿蒙為其先決；……蒙古一亡，則中原北方門戶洞開，……為實行救亡要圖，……在總理主義及人道正義之下，以完成蒙古自治政府，必能挽我危亡，非徒蒙古之幸，亦國家之福也。」

三、內蒙古自治運動的經緯

(一) 蒙古盟部旗組織法的制定

(1) 蒙古盟部旗組織法制訂的經過

國父孫中山先生感於清政腐敗，領導國民革命，主張建立五族共和的民主國家。惟自北京政府落入北洋軍閥之手以後，國父的理想不但無法實現，而且於民國二、三年在內蒙古部份地區，分別設置綏遠、察哈爾、熱河三個特別行政區；又將哲里木盟分入奉天（後改稱遼寧）、吉林兩省之內，呼倫貝爾、布特哈兩部及伊克明安特別旗列入黑龍江省，阿拉善、額濟納兩特別旗及青海左右翼兩盟劃歸甘肅省統屬，天山南北路蒙古三盟劃入新疆省。在同一地區原有盟旗之外，竟再設縣置省，成為疊床架屋的二重行政組織，以致盟旗與省之間，日後因職權上的衝突，發生無窮的糾紛。

迨袁世凱稱帝，國民黨同志雖從南方各省整軍予以聲討，但綏遠等特別行政區都統及內蒙有關各省督軍，皆落入軍閥之手。由於這些軍閥的苛政，及無厭的貪婪，遂使盟旗與省縣間政治和經濟上的摩擦，演變為蒙漢間的民族問題。

及國父改組中國國民黨，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中，宣示民族主義的意義，一則為中國民族自求生存，二則中國境內各民族一律平等。並於手著建國大綱第四條規定：「對於國內之弱小民族，政府當扶植之，使之能自決自治。」蒙古青年深受此種偉大開明主張的感召，乃紛紛加入國民黨，參加國民革命的行列，為實現三民主義而奮鬥。

民國十七年北伐完成，九月間內蒙各盟旗推派代表晉京請願，希望遵照國父遺教，成立蒙古自治政府。經過中央各主管機關的研商，爰於十九年五月在南京召開蒙古會議，根據此次會議的決議及立法程序，遂制定了「蒙古盟部旗組織法」，二十年一月由國民政府公佈實施。

(2) 蒙古盟部旗組織法的要義

蒙古的盟旗制度，初為滿洲對外藩蒙古所建的封建制度，組織原仿自滿洲的八旗，嗣後因轉有土地與人民，乃積漸演成一種政治制度，行之近三百年，是以盟旗制度已為蒙古民族生命之所繫。中央既本國父的建國遺教，徇蒙胞的願望，制定蒙古盟部旗組織法，盟旗制度殆已在中華民國政治制度中確立其地位。茲簡介其要義如次：

(子) 確立盟旗制度

有清一代，對於漢滿、蒙、回、藏、苗、夷、藩邦的統治，係採用行省、八旗、盟旗、伯克、政教、土司、部落、宗主八種不同的政治制度。時人論清代邊政，曾許其政策確立，制度井然，而多所稱讚。民國建立後，雖一本五族共和的國策，對邊疆暫維舊制，未有更張。但自蒙古盟部旗組織法公佈後，其第一條即訂明：「蒙古各盟部旗管轄治理權，依本法之規定。」第二條前段又規定：「蒙古各盟部旗以其現有之區域為區域。」至此盟旗制度既具有法律的依據，事實上亦做重新的認定。

(丑) 厘訂盟旗地位與職權

盟旗與省縣原不相統屬，北伐以前，軍閥割據，壓制盟旗，以致盟旗與省縣時常發生糾紛。及蒙古盟部旗組織法公佈，不但於第七條前段指明：「蒙古各旗直隸於現在所屬之盟。」及第五條規定：「蒙古各盟及特別旗，直隸於行政院。」確定了盟、特別旗與省、特別市的地位相同。而且在該法第八條明定：「蒙古地方所設立之省縣，遇有關涉盟旗之事件，應與盟旗官署妥商辦理。」亦劃清了省縣與盟旗的權責，提示雙方解決紛爭的原則。

(寅) 規定盟旗自治的範圍

當時北伐甫告完成，內地省縣尚未及實施地方自治，中央即於二十年制定蒙古盟部旗組織法時，已遵照國父遺教，首先在盟旗推行地方自治，可見政府優遇的至意。至其自治的範圍，該法第九條既明定：「蒙古地方之軍事外交及其他國家行政，均統一於國民政府。」同法第十七條至二十一條復規定盟設盟民代表會議，第三十一條至三十五條規定旗設旗民代表會議，並分別規定其職權為關於盟務與旗務的立法、設計、審議、監察等事項。

(卯) 廢棄蒙古封建舊制

廢棄蒙古的封建制度，而代以盟旗自治，非僅為適應時代潮流的所趨，從參加自治運動分子包括知識青年和王公，可謂是蒙胞一致的願望。蒙古盟部旗組織法對此亦有規定，為該法制定的特點之一，如第三條：「蒙古各盟部旗境內居住之蒙人，即為各該盟部旗之人民，權利義務一律平等。」第十三條：「盟長、副盟長、備兵札薩克、幫辦盟務之任用辦法，以命令定之。」第二十三條：「蒙古各旗協理、管旗章京、副章京均改為旗務委員。」

(二) 蒙古自治辦法原則八項的制定

(1) 蒙古自治辦法原則制訂的經過

國民革命軍北伐完成，中央如不受當時殘餘軍閥的阻撓破壞，切實推行二十年公佈的蒙古盟旗組織法，由中央政府直接指揮監督盟旗自治，停止放墾蒙地，不准同地區的省縣干涉盟旗行政，則內蒙問題早獲解決。孰料日本侵略於外，共匪倡亂於內，殘餘軍閥又割據於邊疆，以致中央決策無法貫徹推行，對內蒙古的諾言未能實踐，因而引起蒙胞的疑慮，使內蒙各盟旗的首長感覺「非團結自治不足以禦侮圖存」，乃於二十二年六月在烏蘭察布盟百靈廟集會，決定聯合未淪陷各盟旗組織自治政府，並具呈中央請求准許自治。

在當時各盟旗代表研商內蒙盟旗自治時，與會人士大致分為兩種主張，一派為錫林郭勒盟副盟長德穆楚克魯普（即德王）及地方知識份子的急進主張，希望在中央政府監督下，成立自治政府，除國防軍事及外交歸中央，其餘一切政務由蒙古自治政府全權處理；凡在蒙古地區以內所設立的省縣，一概取消。一派為烏蘭察布盟盟長雲端旺楚克及任職於中央的蒙籍人士的和緩主張，雖亦以內蒙古為一個自治區域，其上設一自治機構，直接受中央政府的指導，關於國防軍事外交歸中央，其他則由自治機構自行處理；但對內蒙部份盟旗境內所設的省縣，認為如政府不能取消，可聽其存在，惟須劃分盟旗與省縣的一切權限；部份蒙漢雜居地區的稅收由旗縣平分。至對於移民屯墾一事，則兩派均持相同的反對態度。

中央獲悉詳情後，爰於二十二年十月派當時內政部長與蒙藏委員會副委員長，前往百靈廟宣導，並與各盟旗首長互相坦誠交換意見，獲致解決的方案，攜回中央研商裁決。其後數經折衝，始於二十三年二月二十八日由中央政治會議通過「蒙古自治辦法原則」，合計八項，交由國民政府頒佈施行，並刊登於三月八日國民政府第一三八一號公報。接着根據上項自治辦法原則制定蒙古地方自治政務委員會組織大綱，及蒙古地方自治指導長官公署暫行條例，於三月十日由國民政府公佈實施，並任命有關官員。至此，內蒙古盟旗自治問題獲得圓滿解決。

(2) 蒙古自治辦法原則的要義

英國思想家麥恩 (Alfred Zimmern) 說：「世界所以有各民族，正猶世界所以有各個人，乃為全體而非為爭競。：要建立一個現代國家，需要各種民族參加。」法國民族學家雷南 (Joseph Ernest Renan) 亦說：「就目前而言，各民族之存在，乃是一件良好的事，甚至是一件必要的事。它們的存在，乃是自由之保障；倘若全世界祇有一套法律，一個主人，則自由將會喪失。」中國之所以為大，即在尊重任何邊疆民族的地位，而「一視同仁」，故此我國憲法規定對於邊疆地區各民族的地位，應予以合法的保障，並於其他地方自治事業特別予以扶植。蒙古自治辦法原則八項，即為保障我國蒙古民族地位平等，扶植其地方自治最有效之法，茲簡述其要義如次：

(子) 成立蒙古自治綜合機構以資協調

自民國建立以來，中央對邊疆民族的決策，向係正確而遠大，惟以有的邊疆地區為軍閥割據，有的省府負責人員雖為中央所任命，原應代表中央，執行政令。但在事實方面，這些省府的一切措施，多憑個人主張各行其是，罔顧國家的整個方針與各民族間的百年大計，以致中央自中央，邊疆自邊疆，未能建立上下一體的親密關係。迨中央通過蒙古自治辦法原則時，對此已特加注意，如第一條即規定：「在蒙古適宜地點，設一蒙古地方自治政務委員會，直隸於行政院，並受中央主管機關之指導，總理各盟旗政務；其委員長、委員以用蒙古人為原則，經費由中央發給；中央另派大員駐在設委員會所在地指導之，並就近調解盟旗、省縣之爭議。」

(丑) 停止設縣以維護盟旗行政

盟旗制度行之將近三百年，民國二十年公佈蒙古盟旗組織法後，其在國家的地方政制中，既確立其法定地位，獨成系統；而且蒙古地區語言風俗特殊，蒙胞均已習慣於此種制度。嗣因有些邊省當局不遵守中央法令，仍有在盟旗地區擅置設治局、省府辦事處、民衆組訓處及縣治的情事，所以糾紛叢生，問題益加複雜。以故中央制定蒙古自治辦法原則時，特於第四條規定：「各盟旗管轄治理權，一律照舊。」並於第八條加以限制的條文：「盟旗地方以後不再增設縣治或設治局。（但遇必要設置時，亦須徵得關係蒙旗之同意。）」可知中央早已洞燭盟旗與省縣爭執癥結的所在，而有此項正本清源的處理方針。

(寅) 發展工業停止放墾

蒙古地區大部為沙漠，由於氣候和土質關係，適合牧業而不宜於農業，國父早已提倡推廣蒙古的牧業，使其成為阿根廷第二。且以科學日見進步，工商業社會生活必需品，多係食用肉類罐頭、奶粉，穿著皮毛製品為主；農業產品的價值，亦不如牧業之高。故近數年來，美國國民對牧業的興趣已高於農業，可資借鏡。更何況蒙胞習慣於牧畜，不熟諳農事生產技能。及內地漢人移墾日廣，蒙人牧地日蹙，生計自感艱窘。因此盟旗土地開墾遂由經濟問題，演變為社會問題積漸而成為政治問題與民族問題。當時中央為謀解決之道，故特於蒙古自治辦法原則的第五條規定：「各盟旗現有牧地，停止放墾，以後從改良畜牧中興辦附帶工業，發展地方經濟。（但盟旗自願墾殖者聽）。」此不僅着眼遠大，且符合民生主義的原則和蒙胞的願望。

(卯) 保障盟旗歲收充裕建設財源

財政為建設之母，盟旗政府財政毫無基礎，教育文化、交通經濟建設固無從舉辦。及牧地放墾後，即蒙民生活亦瀕臨絕境。蓋以清代開墾辦法原規定在領荒者所納荒價中，盟旗政府應得百分之三十五，丈放臺站土地，規定蒙民每畝按年可收私租銀四厘；此兩項歲收，概由縣政府經收，轉付盟旗。惟北伐以前，邊省多為軍閥盤據，歲收飽入私囊，盟旗應收之款，索求亦不可得。至於漢籍佃農每年應繳盟旗每頃五角至二元的租費，由於天災人禍迭加，多未能如

數交納，蒙人既放墾土地，自靠收租維生，一旦租金收不到，將何以生存。中央於明瞭此等實際情況後，故在蒙古自治辦法原則第七條明白規定：「省縣在盟旗地方所徵之各項地方稅收，須撥給盟旗若干成，以爲建設費。」第六條並有：「盟旗原有租稅及蒙民原有私租，一律予以保障。」的規定，與中央歷來決策：「以爲土著人民謀利益爲建設原則。」完全相符。

四、結語

我國各民族間過去無論血統、文化、經濟都經長期的溝通混合，歷朝政府對邊疆民族皆本「厚往薄來」的明訓，尊重其生存及自治權利。同時，邊疆民族的政治制度，亦均有其歷史性，自應依法給予保障，並逐漸使之蛻化，容涵自治原則於制度之中，適合時代的進步，俾人民能憑自己的意志，行使四權，乃是求邊疆民族自治的主要目標。這可從 國父的遺教、總統的訓示、憲法的規定和法律的依據中體認到。

在總統中國之命運著作中又指示我們：「五千年來，彼此之間，不斷相與融合而成爲一個民族，但其融合的動力是文化，而不是武力，融合的方法是扶持，而不是征服。」國民黨在三屆二中全會亦早即提示自治的原則：「對於蒙藏各地教育經濟之設施與交通實業之建設，由中央政府協助其地方政府，依據本黨主義政綱盡力推行，惟軍事外交及國家行政必須統一於中央」。凡此昭示意義之所在，亦可讓我們去深切領悟，而知所實踐。

中國邊政協會慶祝十大會成功

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賜鑒：欣悉三月廿九日召開十大大會，無任歡忭！溯自總理孫中山先生推翻帝制，肇建共和以至總裁蔣公之北伐，抗戰、剿匪、其對國家民族之貢獻，實屬無與倫比。乃共匪乘我八年抗戰疲憊之餘，稱兵倡亂，竊據大陸，將我大陸同胞整個關進鐵幕，在其暴政之迫害下，人民欲生不能，求死不得，近年來又施行其所謂文化大革命和專權鬭爭，已早使大陸同胞痛心疾首，誓與偕亡，匪偽之崩潰，當不旋踵間。當此敵消我長之時，召開十大大會，集海內外全黨代表同志於一堂，共商復國救民中興大計，十大大會可謂是劃時代之大集會，也是旋乾轉坤之轉捩點；十大大會是促進黨政軍經等建設之新契機，也是我們反攻復國之新開始。本會願團結邊胞，竭誠擁護，謹電致敬，並祝大會成功！

中國邊政協會理事長張志智及全體會員(58)寅感印

同時，就事實而論，蒙古盟旗多數地區依然過着游牧生活，以其少數的人口，文化和經濟條件，倘若脫離自己的國家而獨立生存，人人皆知絕對辦不到。但因蒙古的歷史傳統，語言文字，生活習慣等，都不能與內地等量齊觀，故內地漢人所適合習慣的省縣制度，在蒙人地區却不適用。至於蒙古地方自治運動，由其全部發展的過程來看，亦可瞭解蒙胞要求自治，是針對現實，積極謀求打破現狀困難，獲得有效的進步。不惟不是民族分家、分疆裂土，相反的是爲求民族的團結、國家的統一和領土主權的完整。

往昔部份同地區的盟旗與省縣時常發生爭執，殆多因省縣官軍與蒙胞利益衝突而起。至於蒙漢同胞之間，彼此相處多則二百年，少亦數十載，平時守望相助，感情頗稱和諧。此正如法蘭西民族學家雷南對構成一個民族的基本因素所提的見解：「以言過去，有一個大家分擔的光榮和苦難，以言將來，有一個共同努力企求實現的計劃；曾經一同忍受，一同歡欣，一同希望；凡此種種，較諸具有共同稅關，共同邊境，價值更多。凡此種種，縱然血統不同，語文歧異，大家却都能深切了解。」而對於現在，則其精華薈萃乃在顯明的同意與企求，要繼續一個共同生活。」何爲蒙漢同胞所努力企求的計劃？那就是建設民有民治民享的三民主義國家。又何以繼續未來的共同生活？那就是平等，蒙胞固應承認省縣存在的事實，及漢族同胞胼手胝足所創立的家業；漢族同胞尤應發揮中國固有濟弱扶傾的精神，對蒙族同胞盡其兄長扶持與保障的責任，並尊重以蒙古民族爲單位的區域自治——盟旗自治。凡我國人都應有此正確認識，以免將來復國建國時期，再發生不必要的偏見思想和錯誤行爲。

元明時期西藏政教之研究

朱寶唐

目錄

- 一、緒言
- 二、薩嘉王朝（公元一二五四至一三四九年）——元憲宗寶祐至順帝至正年間
- 三、帕摩主巴王朝（公元一三四九至一六一八年）——元順帝至正明神宗萬曆年間
- 四、迦斯王朝與格登頗章王朝（公元一六一八至一六四二年）——明神宗萬曆至毅順年間
- 五、結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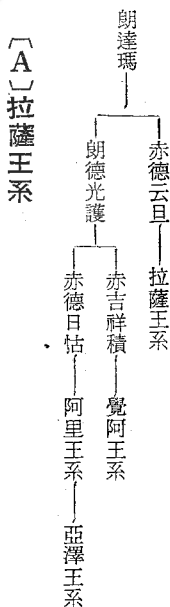
一、緒言

自朗達瑪被殺，二子爭立，吐蕃遂成割據之勢，其後二系子孫繁衍，分割尤烈。惟最有力的王室系統有四：一、拉薩王系，二、阿里王系，三、亞澤王系，四、覺阿王系。其餘旁支小部，多無詳載。然藏政的紛亂以這時為最極，以上四系子孫遞遭約四百餘年，由唐末至元初，始漸產生統一的局面，故這段期間可謂吐蕃王朝分裂時期（公元八四三——一二五三年）。

先是朗達瑪時，次妃有妊，為大妃所知，乃以多衣附身，亦偽言有孕。壬戌歲（公元八四二年），朗達瑪被殺。翌年（公元八四三年），次妃果誕一子，身相殊妙，深為愛憐，恐為大妃所害，晝置待衛，夜以燈護，後遂名為朗德光護（*gnam-ide-hod-bstrun*）。大妃賈乞人子，亦詐稱已出，眾見其子有齒，咸疑之曰：「初生極極，寧有齒耶？」然以大妃當權，皇母有命堅認，莫敢非之，後遂稱其子名赤德云旦（*khri-ide-yun-bstan*）。二子年長，從信教大臣所請，開啓大小二招寺，迎回菩薩像，並設常期供養。然以互爭權位，紛亂遂起，時赤德云旦據布茹（*Sbus y*），朗德光護據云茹（*gyon ru*），分裂邦土，各自為政，戰禍相循，民無寧歲。己丑年（公元八六九年）後有一「反上之變」，初發難於西康，寢而及於全藏，喻如一鳥飛騰，百鳥為從，四方騷然，天下大亂。此亂初因，或謂為誣殺大臣，陳康白永（*bran-kha-dpal-yon*）所致①。陳康白永怨氣所鍾，生為羅刹，使惡魔毒龍，鼓動人心，遂有此禍。布敦（*bu-ston-rin-po-che*）大師寶藏史云：「反上亂作，昔諸陵墓，皆被盜毀」。事在己丑年至丁酉年間（公元八六九——八七七年）。

自赤德云旦與朗德光護爭權後，西藏王統分為四系，由赤德云旦後成拉薩王系；朗德光護復成三系，一、阿里王系，二、亞澤王系，三、覺阿王系，

茲分述之。



赤德云旦自立後，勢力頗盛，遠逐朗德光護子孫，據有衛康。赤德云旦死後，子赤德衰波（*khri-ide-ngon-po*）嗣，赤德衰波傳子赤德衰寧（*khri-ide-ngon-shan*）。赤德衰寧有二子，長子日巴衰（*rig-pa-mgon*）嗣位，次子尼瑪衰（*ñi-ma-mgon*）生尼倭巴衰（*ñi-hod-dpal-mgon*），其子孫乃流傳於壠雪（*ñiuh-god*），益域（*ñphan-yul*），與朵康（*ndo-khams*），即今之西康）等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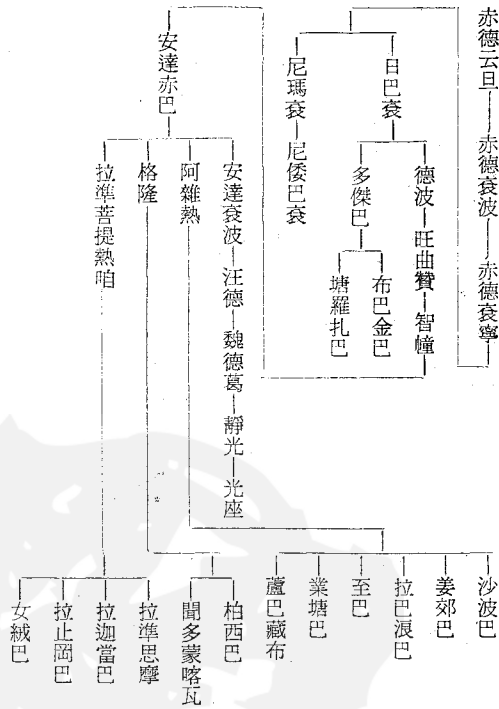
日巴衰有二子，長子德波（*ide-po*）嗣。幼子多傑巴（*rdo-rié-hbar*）其後裔又分出布巴金巴（*bug-pa-can-pa*）與塘羅扎巴（*thañ-la-brag-par*）。德波卒，子旺曲贊（*dbañ-pyug-bhisan*）嗣，旺曲贊後子智幢（*ye-ces-rgyalntshan*）嗣，智幢後子安達赤巴（*mñah-bda-khri-pa*）嗣。智幢在位時（公元九一二年），滅法已七十年，佛法餘燼，始由朵康重燃。先是喇勤（*bla-chen*），貢巴（*dgoñs-pa*），饒薩（*rab-gsal*）三人自藏鎬瑪（*gstñgyo-rna-gsum*）得戒，事傳於衛。智幢王聞之，遂為施主，資送魯梅（*klu-mes*）等十人，赴康學法②。及學成返藏，時智幢王已死，子安達赤巴在，復助魯梅等建寺度僧，佛法遂賴以興。

安達赤巴卒，子安達衰波（*mñah-bdag-mgonpo*）嗣，次子阿雜熱（*A-tsa-ra*）後裔復分出冲波巴（*ñphroñ-po-pa*），姜郊巴（*lcañ-rgyab-pa*），拉巴浪巴（*glag-pa-lam-pa*）至巴（*grib-pa*），業塘巴（*sñe-thañ-pa*），蘆巴藏布（*ñus-pa-gtsañ-po*）等。三十格隆（*dge-slob*）之裔有柏西巴（*dpe-bshi-pa*），聞多蒙喀瓦（*ñon-rdo-moñ-mkhar-ba*）等。四十拉準普提熱咱（*Lha-btsun-bodhira-tsa*）之裔有拉準思摩（*Lha-btsun-Sñon-mo*），拉迦當巴（*Lha-ka-gdams-pa*），拉止岡巴（*Lha-hbri-sgañ-pa*），女絨巴（*sñug-rum-pa*）等，迄今桑焉（*bsam-yas*），仍有其緒。

安達衰波後，子汪德（*dbañ-ide*）立，汪死傳子魏德葛（*ñodl'e-mgo*），魏德葛傳子靜光（*shi-ba-hod*），靜光傳子光座（*ñod-kri*），光座與其叔扎喜

德 (bkra-gis-ide) 曾迎薩班 (Sa-pan, 公元一一八二至一二五一年時人) ③ 至桑篤，大轉法輪④。

附薩拉王系世系表如下：



[B] 阿里王系

朗德光護為王，壽六十三歲（公元九〇五年）卒⑤，建陵於楚甲（hpñul-rgyal），此後即無建修陵墓之制。朗德光護子安達吉祥輪（Mñah-bdag-dpal-hkhor-btsan）繼立，時年十三⑥，在位十八年逝。安達吉祥輪有二子，長子赤吉祥積（Khri-pa-bkra-gis-brtsegs-pa-dpal）繼位。後為赤德云旦一系所逼，其子孫退於拉朵（La-stod）自立。

次子赤德日怙（Khri-ide-ñi-mgon）退於阿里（Mñahric），建尼松王宮於布桑（pu-bras），赤德日怙又生三子，分據三處。長子巴哀（Dpal-ide-rig-pa-mgon）據孟域（Mañ-yul），次子扎喜德哀（Bkra-gis-ide-mgon），據布讓（Spu-rañs），三子德祖哀（Ide-gtsug-mgon）據象雄（Shañ-shuñ）稱為上哀三王。

德祖哀又有二子，長曰柯熱（Kho-re），次曰松額（Sroñ-ñe），柯熱授位於弟，出家名智光（Ye-geś-hod）。斯時前宏佛法衰微，曾有尼婆羅人列如哲（Sle-ru-rtse）為譯師赴印度迎請班哲達茶拉仁瓦（Phra-la-rñ-ba），與彌底（Smri-ti）二人入藏，列如哲忽死於途中，二德不解藏語，遂致流落，彌底會於道那（Ra-nag）為人牧牛，經歷多時，始遇甲色咱福幢（Dpyal-se-tsa-

bsod-namsrgyal-mtshan），迎二德至門隴（Sman-luñ），後漸入西康，開講聽之風。彌底亦曾翻譯經藏，並有著作傳世。智光生當其時，暗法運衰微，慨然以宏法為任，乃遣人赴印度迎請東印大班哲達達磨波羅（Dhar-ma-pa-la）暨其三弟子來藏，首傳律儀，後繼其承者稱上部律。

柯熱卒，子拉德（Lha-de）繼位，又迎菩提寶利辛底（Bhuti-granti）翻譯波若諸大乘經藏，復派寶賢（Rinchen-bzan-po）⑦等赴印學法，學成歸國，受王禮供，廣譯羣經，大興佛法。桂譯師葉桑孜巴（Hgos-lo-ye-bzan-rise-pa）云：「後期佛法，遠勝於前皆此師之力」。

拉德有三子，長曰魏德（Hod-ide），次曰靜光（Shi-ba-hod）幼曰菩提光（Byag-Chub-hod）。長子嗣王位，昔提光為比丘。者智光授國與弟，曾率兵征迦洛（Gar-log），兵敗被擒，迦洛勒其捨棄佛法，或以體重相等之黃金來贖即釋。其弟收金延期，智光遂云：「吾年已邁，難益佛事，此金不若以之往迎天竺大德。」旋遇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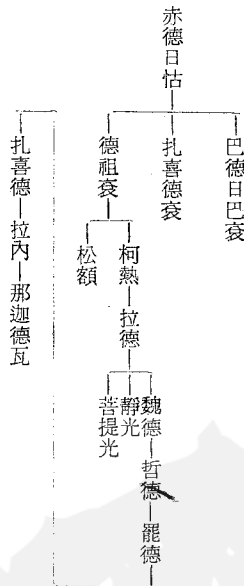
魏德之時，法興未久，妖妄迭興，縱情殺淫，反飾異說，炫奇矜異。智光之世，雖有律傳，未見宏度。此時若無碩德高僧，何能破此邪妄。故菩提光欲肩此宏法巨任，兼繼智光之遺志，決心迎致大德，來藏宏教。適聞阿底峽名，乃遣甲精進獅子（Rgya-brtson-señge）及那錯戒勝（Nag-tsho-tshul-rgyal）迎尊者。初至阿里（時在公元一〇三八年）住脫定寺，大轉法輪。三年後，仲敦巴勝生（Hsrom-ston-pa-rgyal-bahi-hbyun-gnas）又迎尊者至前藏。壬午年（公元一〇四二年），尊者復由藏入衛。抵桑篤時，尊者見法堂中所藏梵典甚富，昔所未睹，嘆此為蓮華生大師由空行密藏中所取出者。白敦（Bod-ston）等又奉尊者至露塘（Sñe-thañ），拉薩（Lha-sa），耶巴（Yer-pa）等處，隨機設教，大轉法輪⑧。

魏德逝後，子哲德（Rise-ide）立。集康，藏，衛三藏法師，廣轉法輪，是為丙辰（公元一〇七六年）法會。此時赴印學法者最多，造成譯師，亦不乏人。桑喀（Zaṅs-mkhar）譯師之量莊嚴論，即於此時所譯成。該時饒（Ra-lo）譯師，業（Gān-lo）譯師，窮波法精進（Khyun-po-chos-brtson），尊喀波祇（Btsan-kha-po-che），羅敦喜饒（Blo-ldan-geś-rab），瑪同德巴喜饒（Mar-thun-dad-pa-geś-rab）等，共同參與達波自在勝（dwags-po-dbañ-rgyal）的法會。法會畢時，尊喀波祇就印度大德薩咱那（Sads-dsa）學彌勒五部，饒與業二譯師即共赴天竺。不久格西扎迦巴（Brag-dkar-pa）於積雪娘鎮頗章喀（Skyid-god-mañ-bran-pho-brañ-kha）建立僧伽，樹講聽之規⑨。同時朗日塘巴（glañ-ri-thañ-pa，生於公元一〇五四年），霞惹瓦（ca-ra-ba），賈宇瓦（Bya-yul-ba）等，迭相傳授成七寶傳，是為迦當派（Brah-gdams，與云教誠派）。他如桑浦俄羅（Gsañ-phur-mog-lo）師徒開辯論之風，巴曹（Pa tsha）譯師宏中觀，錯那巴（Mtsho-sna-pa）倡律儀，索窮巴（Zur-chuñ-pa

，生於公元一〇一四年），與卓浦巴(Sgrog-phug-pa，生於公元一〇七四年，年出七教，十八幻網二十心品，建立寧瑪派(Rñiṃ-ma-ba，云舊教，俗稱紅教)。薩嘉首三白法王^⑩，紹卓彌(Hbrog-mi，公元九九〇——一〇八七時人)，饒法極(Ra-chosrab)，紮巴迦羅(Roḥ-pa-r-gwa-lo，公元一〇八三——一四二二年時人)等傳承，建立薩嘉派(Sa-skya-pa，云白土寺派，俗稱花教)。達波拉結(Dwags-po-lha-rje，公元一〇七九——一五三三年時人)，宗瑪巴(Ma-pa，公元一〇一一——一〇九七年時人)，彌羅熱巴(Milaraspa，公元一〇四〇——一一三三年時人)開創了迦魯派(Bkhaḥ-bgyud-pa，云教傳派的四系與八支^⑪。更有當巴桑結(Dam-pa-Saḥ-srgyas)五次來到藏土，其最後一次於丁丑歲(公元一〇三七年)至定日(Ding-ri)，後傳出繫解(Shi-byed)派，與覺宇(Good-yul)派。總之上述諸師其年歲雖有高下，然建教宏法之情，大約同時。至甲子年(公元一二〇四年)，釋迦寶利(gakya-grī)入藏，佛法光顯，此為最極。

哲德死，子罷德(Hbar-ide)立，於俄羅敦喜饒(公元一〇五九——一一〇九年時人)赴印時，曾資助黃金最多。罷德後子扎喜德(Bkra-cis-ide)繼，扎喜德傳拉內(Lha-ne)，拉內傳那迦德瓦(Na-ga-de-wa)。

附阿里王系世系表如下：



〔C〕亞澤王系

那迦德瓦子尊却德(Btsan-phug-ide)復往亞澤(Ya-ther)為王，尊却德子扎巴德(Grags-pa-ide)曾以金粉七升造莊嚴文殊像，一萬二千白銀造彌勒像。扎巴德子阿索德(A-so-ide)於金剛座寺設常供。阿索德有二子，長子芝達麥(Hdsi-dar-mal)，次子阿南麥(A-nan-mal)。阿南麥會書金字大藏，阿南麥子日烏麥(Rihu-mal)，以四千白銀造藥師八相及供大招金頂。日烏麥子桑格麥(Saḥ-gha-mal)之後即不詳。

又芝達麥子阿芝麥(A-hdsi-mal)初未得王位，出家薩嘉寺，後迎立。彼子噶倫麥(Ka-lan-mal)，噶倫麥子巴倒麥(Bar-bab-mal)。傳至此出

，因無嗣，亞澤王系遂絕。其後國人迎布讓(Pur-raṃs)王索那德(Bsoḍ-nams-ide)當國，即有名的布泥耶麥(Punya-mal)王。

附亞澤王系世系表如下：

那迦德瓦—尊却德—扎巴德—阿索德—芝達麥—阿芝麥—噶倫麥—阿南麥—日烏麥—桑格麥

巴倒麥—索那德

〔D〕覺阿王系

前言安達吉祥輪長子赤吉祥積，因受德云旦一系所逼，退往姑拉^⑫建國。後生三子，即巴德(Dpal-ide)，魏德(Hod-ide)，基德(Rkyid-ide)。三子又分王於三地，後稱為下德三王。三王在位時亦曾宏揚佛法。

初羅敦金剛自在(Lo-ston-rdo-rje-dbañ-pyug)與魯梅等同向喇勤乞戒回。羅敦金剛自在謂眾人曰：「汝等且留此，吾先進藏觀察，若能宏法，我即往彼，汝等亦徐來，不然仍返。」遂隨商人赴藏。此時禁法之令已解，遂能傳法度人，分建諸道場。時巴德等三王，亦深信正法，聞之遂遣人往請羅敦金剛自在派弟子來此宏法羅敦金剛自在命釋迦童(gakya-gshon-nu)與智精進(Ye-ge-s-bison-hgrus)二人前往建立僧伽，後二人即派卓彌等赴印學法^⑬。

長巴德稱王於孟域之貢塘(Guñ-thaḥ)，後依次傳魏色德(Hod-zer-ide)，德覺德(Sde-spyod-ide)，旺德(Dbañ-ide)，尊德(Dtsan-ide)，拉却旺曲德(Lham-chog-dbañ-pyug-ide)覺德(Skyob-ide)，哀德(Mgon-ide)，祖德(Gtsug-ide)。祖德時曾奉八思巴(Hphags-pa)大宏薩嘉教，廣興佛事(約在元世祖時)。此系子孫又分出貢塘巴(Guñ-thaḥ-pa)，魯甲瓦(Klu-rgyal-pa)，基巴(Spyi-pa)，拉孜(Lha-rtse)，郎離(Glañ-luñ)，藏柯(Rtsaḥ-brkor)等部。

幼子基德稱王於吉道那(Hiad-rtā-nag)。由此蕃衍有卓巴(Hbrc-pa)，葉茹茹拉(Gyas-ru-ru-lag)，娘(ñāṃ)，木巴(Mus-pa)等部。

次子魏德之後即出覺阿王系。初魏德有四子，長子帕瓦德斯(Pha-ba-de-se)，次子赤德(Khri-ide)，三子赤穹(Khri-chuñ)，四子聶巴(ñag-pa)。

長子與第四子據藏絨(Gtsaḥ-toñ)等處，長子之裔多在奴域(Snub-yul)，絨(Roñ)，雅德(Syag-sde)，娘朵(ñāṃ-stod)，道澤(Stag-tshal)聶巴之裔，以在藏葉茹(Gtsaḥ-Gyasru)一地為多。

赤德前往朵麥宗喀(Ddo-smad-btsan-kha)，其子孫遂流傳於彼處。赤穹去亞薩(Yar-kiuñs)，據青安達孜(Hphyiñ-ñā-stag-rtse)，赤穹

九月初五日，與俄國訂立尼布楚條約，由於清廷所派訂約大臣索額圖及佟國綱二人，不諳地理實況，竟將額爾古納河以西之地，劃歸俄國，而以額爾古納河為兩國界河，河以西之失地約有二十四萬方公里，較江蘇浙江兩省面積總和尤大，約為臺灣省面積之七倍，殊堪痛惜。

一、布特哈部

據布特哈志略所載，其地古為息慎氏地，漢為北夷索離國，魏為勿吉國黑水部，隋為黑水靺鞨，唐時嫩江以東為黑水府境，嫩江以西為室韋之地，五代時為契丹所有，遼曰上京路其東則為突呂不室韋部，金時屬蒲與路泰州地，及蒙古興起建立元朝，其地則屬黑水府達達路，為東北諸王封地，明時屬福餘衛，清時稱布特哈。

茲按「布特哈」一詞係滿州語，其意為打牲，蓋當地蒙古同胞為打牲部落，故以布特哈稱之，清崇德年間貢於清，康熙二十八年設置總管衙門，駐防於嫩江右岸宜臥奇地方，以管轄打牲處之事務，並設置下列各旗：

(一)達呼爾三旗；設總管一人，每旗設副總管二人，三旗佐領三十九人，驍騎校三十九人。

(二)索倫五旗；設總管一人，每旗設副總管二人，五旗設佐領四十七人，驍騎校四十七人。

(三)鄂倫春馬軍六旗；設佐領六人，驍騎校六人。

(四)興安城鄂倫春八旗；設總管二人，副總管六人，佐領十六人，驍騎校十六人。

(五)畢喇爾二佐旗；設佐領二人，驍騎校二人。

右引諸旗統歸打牲處統理，打牲處設總管一人，由黑龍江將軍選拔送理藩院引見補放。此為滿清初年布特哈之政制，其後因布特哈事務增多且生齒日繁，陸續添設官員，及至清道光二年，此處已有官員一百零二人。

清光緒二十年，將總管衙門擴大為副都統衙門，設於納謨爾河北岸博爾多站，與今訥河縣城在同一地區，副都統衙門置副都統一，仍隸黑龍江將軍，副都統衙門設三司，辦事人員較總管衙門為多。其後復因人口增加，於光緒三十二年裁撤原有之副都統衙門，分佈特哈為東西二部分，而以嫩江為界；在嫩江以東者為東布特哈，嫩江以西者為西布特哈，各設總管一人，亦各設八旗（正紅、正黃、正藍、正白、鑲紅、鑲黃、鑲藍、鑲白等八旗），每旗設佐領一，驍騎校一，及領催等職員各若干人。

東布特哈所轄旗之地，西北由墨爾根起，沿嫩江東岸西南下至齊齊哈爾，東隣伊克明安旗，與今訥河，拜泉，克山，克東，德都等縣在同一地區，其總管衙門設於前副都統衙門，清宣統元年在博爾多設置納河廳，及至民國肇造，

於二年改納河廳為納河縣，並將東布特哈總管衙門改為東布特哈八旗籌辦處，設總辦一人，下置幫辦、會辦各一人，文牘、翻譯也各一人。東布特哈八旗籌辦處僅管理旗屬之生計事宜，如土地房屋之租賃及買賣等事，至於一般行政、司法等事，八旗籌辦處並不過問。

至西布特哈所轄八旗之地，東北起自伊勒呼里山，沿嫩江西岸，順金源邊堡經索爾古山，西以大興安嶺與呼倫貝爾為界，與今布西、甘南、雅魯、索倫等縣在同一地區，其總管衙門設於宜臥奇地方，宜臥奇即與今布西縣在同一地區。

此外另有齊齊哈爾八旗（正紅、正黃、正藍、正白、鑲紅、鑲黃、鑲藍、鑲白）及墨爾根八旗（正紅、正黃、正藍、正白、鑲紅、鑲黃、鑲藍、鑲白），至民國肇造，在布特哈地區增設下列各行政區劃：

(一)布西設治局：其境與齊齊哈爾八旗及西布特哈八旗在同一地區，民國四年四月設布西設治局。

(二)雅魯設治局：民國十四年以扎蘭屯、濟沁河地方設置雅魯設治局，民國十八年十一月升為雅魯縣。

(三)索倫山宣撫局：民國六年改為索倫設治局。

雖然上列各設治局相續設立，但並未廢止原有旗制之存在，迨民國二十年日本發動九一八事件，侵佔我東北方，組織偽滿洲國，次年竟以西布特哈境設立偽興安東分省，嗣改為興安東省，並將原齊齊哈爾八旗之地改為巴彥旗，原西布特哈八旗重劃為莫力達瓦旗，阿榮旗，布特哈左旗及布特哈右旗等四旗，嗣併布特哈左右旗為布特哈旗，另增設那文旗及喜札嘎爾旗，其後並將那文旗撤廢併入巴彥旗。

至民國三十四年抗戰勝利，日本無條件投降，國土重光，布特哈蒙旗經民國三十六年六月五日國民政府核定為巴彥旗、莫力達瓦旗、阿榮旗、布特哈旗，喜札嘎爾旗等五旗，並予公布。

至該五旗與縣之關係則為：巴彥旗及莫力達瓦旗與興安省之布西縣在同一地區，阿榮旗及布特哈旗與雅魯縣在同一地區，喜札嘎爾旗則與索倫縣在同一地區。

二、呼倫貝爾部

呼倫貝爾部在布特哈之西，南至索爾濟山與外蒙古車臣汗相接壤，西以額爾古納河與俄國為界，以其境內有呼倫、貝爾二池，因名之為呼倫貝爾，清初列入版圖，雍正十年（一七三二年）設為防區，置佐領、驍騎校各五十人，稍後復添設佐領三人，驍騎校三人，雍正十一年復添設佐領、驍騎校各一人，嗣後其人數時增減，乾隆二十九年奏准在呼倫貝爾置總管，此後凡一百六十餘

年，未有更張。

茲按清時呼倫貝爾部原有索倫六旗（正黃、正紅、正白、鑲黃、鑲紅、鑲白），新巴爾虎八旗（正黃、正藍、正白、正紅、鑲黃、鑲藍、鑲白、鑲紅），陳巴爾虎正藍、鑲白二旗，額魯特旗，布里雅特旗及鄂倫春旗等共十九旗，至清光緒七年（一八八〇年），一說為光緒五年一八七八年貝勒爾和譯黑龍江），裁呼倫貝爾總管改為呼倫貝爾副都統，光緒三十四年復裁副都統衙門，改為呼倫貝爾兵備道，並在滿洲里置贖濱府，在海拉爾設呼倫貝爾直轄廳，在吉林設室韋廳，在免渡河設舒德廳。

治民國肇造，俄國煽動外蒙古「獨立」之時，曾脅迫外蒙古軍隊侵入滿洲里（即贖濱府），俟中俄蒙三方協約成立後，民國四年十一月六日，俄國政府又脅迫我國北京政府，另訂呼倫貝爾條約八條，改呼倫貝爾為一特別自治區，形同獨立，我國僅擁有空洞之主權，其後因俄國發生革命，兼以呼倫貝爾蒙胞洞悉俄國之野心，適於民國九年一月六日，由呼倫貝爾蒙旗代表左廳廳長成德、右廳廳長巴嘎迪，署理索倫左翼總管榮安，署理索倫右翼總管凌陞等人，聯名向東三省巡閱使、黑龍江督軍，請轉電中央取消獨立。民國十年九月由中央明令取消中俄會訂之呼倫貝爾條約，二月宣佈呼倫貝爾之官階仍舊。

民國建立後，在呼倫貝爾地區陸續設立下列諸設治局及縣：

（一）奇乾設治局：民國九年十月以奇雅河卡倫之地，設奇乾設治局，民國十年十一月升為奇乾縣。

（二）室韋縣：原為吉拉林設局，民國九年三月升為室韋縣。

（三）呼倫縣：原為呼倫府，民國二年改呼倫縣。與陳巴爾虎旗、索倫旗等旗

在同一地區。

至民國二十年，日本發動九一八事件後，設立偽滿洲國，於民國二十一年將呼倫貝爾改為興安北省，並將原有呼倫貝爾十九旗中之額魯特旗、布里雅特旗、鄂倫春旗及索倫左右翼旗等五旗之地，併為索倫旗，將原新巴爾虎八旗改為新巴爾虎右翼旗及新巴爾虎左翼旗，以原陳巴爾虎八旗為陳巴爾虎旗，另增喀爾克納左旗，喀爾克納右旗，共計六旗。

民國三十四年抗戰勝利，國土重光，呼倫貝爾蒙旗經民國三十六年六月五日國民政府核定為新巴爾虎左翼旗，新巴爾虎右翼旗、索倫旗、陳巴爾虎旗、喀爾克納左旗及喀爾克納右旗等六旗，並予公佈，其為合法之行區劃，自不待言。

至於該六旗與相關縣之關係則為：新巴爾虎右旗與贖濱縣在同一地區，陳巴爾虎旗及索倫旗，則與呼倫縣之大部分在同一地區，新巴爾虎旗與贖濱縣之一部份及呼倫縣之一部份在同一地區，喀爾克納左旗與室韋縣在同一地區，喀爾克納右旗則與奇乾縣在同一地區。

茲按呼倫貝爾部及布特哈部在我國東北地方之西北部，以喀爾古納河與俄國為界，實為邊陲要地，國防重鎮，更因其地物產豐碩，如布特哈部之森林有松、柏、樺木等高級木材，藏量極為豐富；而贖濱則有金、銀、銅、水晶等，蘊藏量亦頗為可觀。而呼倫貝爾之畜牧因有含鹽之地質，故有極好之牧場，畜牧業前途實未可限量；境內因有大興安嶺，故林業也大有作為。將來收復大陸後，實應妥善建設開發。

值得國人崇敬的世界偉人——成吉思汗

郭振芳

世人如果要在古今中外的歷史上數出一打最偉大的歷史人物，成吉思汗當然是在其中的一個，假定再在這「一打最偉大的人物」中，就其雄赳赳的豐功偉業，威鎮八方的恢宏氣度，以及對人類影響之深寬度而論，圈選出最偉大人物中之首席偉人，相信成吉思汗會以全票當選的。他同他的子孫以一個東方人，能夠統治歐亞兩洲、領袖中外民族達兩個多世紀之久，這不能不是奇蹟，也不能不說是中華民族的光榮、蒙古人的光彩，整個亞洲人的榮譽。政府年年都紀念這一位世界上的偉人，他的嘉言懿行在在都富有啓發性、創造性、值得國人崇敬效法者實多，先提出如下二三事，以證吾說。

壹、歷史上最卓越的軍事家

成吉思汗崛起漠北，用兵如神，數十年間滅夏踐金平服西域，隱跨歐亞威鎮全球，其所以至此者，是端賴其卓越的軍事天才而建奇功。成吉思汗是從民族戰爭中磨鍊長大的，隨着戰爭的頻仍和勝利的擴大，他在戰略戰術方面，有許多的創新和貢獻。第二次世界大戰時之軸心國家如德、意、日以及今日之蘇俄和朱毛匪幫，他們的軍事思想以及戰略戰術之運用，幾乎無一而非師承蒙古。爰就管見所及，概略的分述如下：

一、開聯合作戰之先河：成吉思汗善用組織，他把整個蒙古民族編練成一枝有組織有訓練的軍事系統，軍種又因職業不同而異。平時各從其業以事生產，戰時即為比肩戰友，聯合起來攜手作戰。就像喬治沃爾德納斯所說「……在促使蒙古成功之諸原因中，……則為成吉思汗在軍事組織上的成就。」蒙古軍

多為騎兵「凡出師，人有數馬，且輪騎之。」大汗把騎兵又分成輕騎兵與重騎兵兩種，戰時交互運用。此外他又以技能別為砲軍、弩軍、水手軍、匠軍、質子軍；以地方別為契丹、女真、高麗、寸白等地方軍（見元史兵誌）；還有少年軍（十五歲至十八歲），婦女軍，如「婦女應隨軍一同前進，當男子作戰時，代其工作，並代盡其義務」（大汗的訓示）。少年軍成為後方的安定力量，婦女軍也負起了部分的政工責任。最重要的要算後勤部隊，每個戰鬪部隊之後均隨有運送給養的駱駝一隊，名為玉爾特赤，喬治沃爾德納斯謂「玉爾特赤之首長，其職務類似近代軍團中之後勤司令。」大汗憑他傑出的軍事天才，配合各種兵團的交互研究運用，成為一枝擁有高度機動力的卓越部隊，故其旗幟所至，無不披靡者，聯合作戰之奇妙運用，功不可沒也。

二、閃電戰術之鼻祖：德國學者多桑曾說：「退兵於距離甚遠之地，不使敵人知其出沒，亟以輕騎馳還，乘敵不備，襲取其城。」又謂「凡有機可乘，皆以狡計奇襲，以濟其兵力之窮。」蒙古騎兵速度之強，戰技之精，遠非其他民族所可比擬，每有戰事，一士兵均携馬數匹，馬歇人不歇，千里之間，瞬息即至。此外蒙古軍作戰，靠謀略而非完全依賴兵力，進退之間迅快無比，使敵人無法知其動向，如蒙韃備錄「來如天墜，去如電視。」又謂「疾如颶至，勁如山壓。」其來去之速，進退之捷，與其給予敵人壓力之大，其能不恍忽忽，喪失抵抗力者幾希。就在敵人防不勝防，猶疑未決的當兒，便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閃電戰術奇襲之，以殲滅敵人，佔領敵境。昔年希特勒大軍之橫掃歐陸，閃擊敵人，使敵人的意志麻痺，喪失了組織抵抗的能力，完全是閃電戰術上運用之成功，而這種戰術完全是學自蒙古。

三、首創游擊戰術：成吉思汗最善用游擊戰術，在敵境內不斷的進退，製造社會不安和恐怖，以困擾敵人，並能充分利用敵人畏戰心理，先行瓦解敵人的民士氣，再以重兵進襲，一舉而襲取其城池。如喬治沃爾德納斯所說「蒙古之輕騎兵首先出現戰場，他們不斷的襲擊和退却，困擾敵人。」當敵人充分疲勞，士氣喪失時，則以重騎兵襲敵方中心或側面，使敵人失去抵抗。」這是典型的游擊戰術。前面說過蒙古軍的每一士卒均携馬數匹，在馬歇人不歇的情形下，忽而進忽而退，忽向前忽向後，忽而密集忽而散開，行蹤的飄忽不定，出沒無常，使敵人驚悸未定，心神恍忽的時候，即出奇制勝。如黑韃事略「其勝，則尾敵襲殺，不容遁逸；其敗，則四散逃走，追之不及。」在許多戰役中，大汗都會採用這種新的游擊戰法，得到奇異而完滿的戰果，也帶給後人許多新的啓示。可惜這些寶貴的遺產，竟落入邪惡集團手中，為惡者剽竊利用，如近代共產集團之靠游擊戰而獲逞，毛匪王朝之靠游擊戰而起家，可以說都是承襲了蒙古游擊戰術之衣鉢，成為侵略者的掠奪工具，良可嘆息！

四、戰地政務之高度運用：就軍事的觀點言，戰地人力物力之爭取與充分運用，是非常重要的，大汗於此獨具慧眼，也有其獨特的成就。他無時無刻不

在運用他制宜的組織才能，政治修養，和公正無私的品德，使戰地之物力盡為其所用，人人都樂為其效力，因而在軍上造成極為有利的條件。為篇幅所限，約略的提出如下幾點：

(一)善待俘虜：蒙古軍攻略城池，凡不抵抗而投降者都受到優待寬容，其因抵抗而使蒙古軍遭受慘重傷亡者，雖然難免殺戮，但對忠勇的將領則特予重用，有一技之長的均予妥善安置，其因憐憫選用之士，能以死報效者史不乏書，不勝枚舉。

(二)憐才愛民：蒙古軍每佔領一地即放官設守，才智之士，不問其何國何族，即拔擢任用，從不干涉宗教信仰，亦不聚斂民財，其寬政愛民，擢用人才之舉，人才盡歸所用，在維護戰地安寧上收到極大效果。

(三)招徠遠人：蒙古的部眾雖少，但能因境域之擴大，軍事亦隨之壯大，這一點就是招徠遠人，歸為已用的最成功處。如喬治沃爾德納斯曾說「他們可以利用被征服地方，增加兵力。」「從前臣服於敵人的突厥人，及其他游牧或半游牧的人，悉被收入軍中成為戰友，在蒙古軍官指揮下，編入正式軍隊。」這說來容易，作成功却不簡單，這完全要靠大汗的組織天才，政治修養，和公正無私的品德的感召，才能得心應手，運用成功。

(四)驛站之設立：交通猶人體中之血管，阻塞遲滯，無疑的體力就會癱瘓，以至衰亡。因之，大汗的軍行所至，首即建立驛馬站，隨着軍事勝利的擴大，交通網也就跟着完成。這對蒙古大帝國之貢獻實在太大了，對中西文化之溝通與與交通的神益，更是無法衡量的。

五、首先運用政治作戰：所謂政治作戰，是以武力為中心的總體戰，而非單獨的武力戰。前面說過成吉思汗把全國每一個人和每一個家庭完全置於鬭爭體制之內，就其歷次用兵的形態來說，它是具有多種鬭爭形態的總體戰，他在政治、經濟、社會、心理各種領域中，使用各種方法，發揮到最高效能，用以配合軍事行動，以求得迅速的最後勝利。克勞塞維茨說：「戰爭不是屬於藝術和科學的範圍，戰爭是屬於社會生活的領域。」大汗不僅懂得這種道理，同時他充分的發揮了這種功效，就戰爭言，他可以說是運用政治作戰之先覺。

六、創後勤支援之先例：大汗是世界上第一流的軍事家，他不但重視前線的軍事行動，更重視後方的勤務補給，明元史兵誌：「元初用兵的四方，士卒以私財自贍。貧者助以貼戶，故上無養兵之費，而兵易足。」每逢有軍事行動，戰士的一切補給，除以私財自贍外，並按軍區籌募支應，聚集大批的牲畜編隊輸送。補給籌足後方開始行動，從不輕舉妄動或意氣用事，而作孤注一擲之冒險。他把全國人民先分成若干「奧魯」，每個「奧魯」再施以特別訓練和賦予特殊的任務，男女老幼都是生產者，也都是戰鬪員，因此，在後方有一「生之者衆」的經濟基礎，有「全民皆兵」的戰力儲備。此外大汗並會諭命每個「奧魯」研製攜帶輕便而食用簡易的食品，大量生產，以應軍需，其中以肉類焙製

之「肉貝」及馬乳製成之乾酪，最爲營養，亦最耐飢寒，日食少許即可充飢。此乃大汗特製之軍糧，不惟輸送輕便，食用簡易，且能耐飢耐寒，增加體力，誠最佳之軍糧也。同時他又利用前方補給的方法，需索於敵，就地補給，支援前方的大軍作戰。因此蒙古軍雖在長期遠征中，從不因其補給上之困難而有所瞻顧也。

七、情報戰之聖手：成吉思汗的作戰原則，在沒有瞭解敵人以前，絕不盲目行動，因此，情報的蒐集，成爲大汗的第一要務。他本時對敵國的商隊，總是優禮有加，從不妄殺俘虜，投誠來歸認其可靠者即付予重任，因其誠信所感，大德所化，凡其所接觸過的人，不論是那一族人，幾乎都能建立起親密的關係，多能甘願的提供情報，成爲爲大汗的耳目。此外遇有戰事時，他更先期派出大批情報人員，深入敵境，廣泛的蒐集情報，根據長期從事情報工作人員之報告，分析研劃，敵軍的一舉一動，均在大汗的謀略中。所謂「知己知彼百戰百勝」，成吉思汗於此體驗最深，運用最當，因此，戰爭一開始，便已把握機先，穩操勝算了。史家柏里曾說：「：蒙古進攻匈牙利與波蘭，：以一種嚴密組織的特務系統，給他們以情報，而匈牙利：：對其強敵一無所知。」蒙古軍作戰許多時候都是「以劣擊優，以寡擊衆」的形式，而卒能克敵致勝者，均係情報組織之嚴密，運用之靈活有以致之。成吉思汗不僅重視情報，可貴的是能利用情報，使情報功能發揮到極致，在情報戰上他確是高人一籌，稱他爲情報戰之聖手，似不爲過也。

成吉思汗在軍事上的發明和創新，除上述者外，如宣傳戰、人海戰術、口袋戰術、迂迴戰術、包圍戰術以及心理戰等，大汗都有其獨特的創意，也都曾單獨或交互運用而獲得豐碩戰果，在這裡恕不一一引述。可惜的是這些珍貴的遺產，未爲國人所重視，反令希特勒輩所抄襲，國際共黨所竊用，爲害世界和平。際茲反攻前夕，國人對此應銳意研究創新，當有助於復興大業也。

貳、歷史上最偉大的政治家

成吉思汗是歷史上最偉大的軍事家，也是最偉大的政治家。歷史上偉大的人物，需要時間的距離才能瞭解他認識他，人物愈偉大，所需要認識他的時間也愈長，成吉思汗就是這樣的一位人物。當他的大帝國締造完成後，有許多人崇拜他，稱讚他，但也有許多人批評他，攻擊他，恨惡他，經過七百多年的今天，他的偉大才爲人類所發現所認識，尤其他政治上的才華，更像是一顆剛出土的明珠，愈琢磨愈是光芒四射。按大汗所征服的土地，東起日本海，西越裏海，北至北極，南抵印境，在這大片廣袤的土地上，包括有一百多種民族，情形之複雜，統治之不易，可以想像得到的，但終能調和各族和平相處，兼撫中外融治如一，使其子孫能維持二百多年的統治，主要的應歸功於政治措施上之

績效使然。今略舉數端說明如下：

一、以宗教爲中心的政治思想：崇拜敬畏天神是古代東方文化的一個特點，如中庸：「鬼神之爲德，其盛矣乎！視之而弗見，聽之而弗聞，體物而不可遺，：：洋洋乎以在其上，如在其左右。詩曰：「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這段話就是最好的說明。大汗創平西域，版圖日增，爲欲使政治的統一，垂之久遠，自然要利用宗教統制政治思想，成爲各民族間的一個安定力量。同時他和他的臣屬們，利用人類崇拜天神的心理，很成功的使他的屬民們堅信，大汗是應天命而生，他的一切權力都是由神而來，如蒙古秘史「奉上天之命而生的成吉思汗」。這種信仰使他的臣民都無條件的爲他效命，使他的敵人在未戰之前精神上已經陷於失敗的邊緣。大汗藉天神自律自肅，也藉天神以堅民心，以實現政治上之理想。他的思想路線，係從宗教演化而來，所以他是宗教爲中心的政治思想，用這種思想統治了百多種生活習慣宗教信仰迥異的民族，達二百多年之久，這不能不說是他政治上運用之成功。

二、因地制宜的雙軌政制：元初設置一些封國，封國之君成爲功臣成爲親屬，如木華黎等之封王，各領有土地，這是標準的封建制度。在封國之外同時委派各級官員來治理郡縣政事，經過一個時期的演變，到太宗時代，乃形成一系列而又完整的中央集權的行政區劃了。看元史：「太宗君臨之地，分爲十二大區域，各區官署治理，名之曰省，：：」。這些省均歸中央的中書省統攬，完全集權於中央。因之，元代的政治體制，是因地制宜，一方面是封國，封國之君各領有土地；一方面又分設行中書省，代行中書省職權。因地制宜，並行而不悖，在政體上這也是一種創舉，無疑的承認了大汗的政治思想，也實現了他的治國原則。

三、真正的民主政治——忽里勒臺制：由集會而決定國家之大政方針，這是民主政治的最高運用和表現，成吉思汗在實施民主政治上是個具有領導地位的人物，因爲他創設了忽里勒臺制度。這種制度有如今日的國會，凡國家大事均須取決於「忽里勒臺」，如大汗的汗位，其後王位的繼承，國策的決定等，無不由忽里勒臺所產生所決定，不獨斷，不擅專，大汗開了民主政治之先河。

四、真正的總動員體——幹耳朵制：成吉思汗深諳兵略，尤精政治組織，在他的政治思想裏揉合了軍事觀念，因而產生幹耳朵制度。所謂幹耳朵制度就是把全國人民各按血緣關係，分別組成一個單位，這個單位是政治的也是軍事的。據黑韃事略載「其民戶體統，十人謂之排子頭。自十而百，百而千，千而萬，各省長。」他把民戶編組爲十戶、百戶、千戶、萬戶、各設戶長。爲了軍事上的需要，又編五軍爲一組，集組爲陣，成爲一個基本單位，逐水草而駐止。凡經編組之民戶或軍陣，均各設主帳以統之，主帳所在即稱爲「幹耳朵」。此制不唯動員靈活，尤能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遇有戰事，團結禦侮，戰力

發揮極大效果，這是政治的組合體，也是兵役的總動員體。

五、有效的司法制度：社會秩序能否建立，政治能否安定，司法的關係非常之大。蒙古地方原為氏族社會，沒有凝固的整體組織，變亂相尋，離合無常，社會秩序極其混亂。大汗當政後之首要工作為加強警備，保護人民安寧，嚴刑峻法，建立政府威信。如秘史所言：「可汗降諭任命失吉忽魯忽為最高斷申官。」又說：「懲治全國的盜賊，追查造謠惑眾。佐理該殺的殺，該罰的罰。」以之使頑劣知所威懼，使社會秩序得以維持。然而「徒法不足以自行」，大汗在嚴刑之外復施以仁愛，如「臨敵如驚鳥，臨民如乳牛。」以法繩民，以仁化民，把一個動亂不安的社會，變成了秩序井然，使暴戾橫恣之徒，變為善良，全民莫不感恩沐德，視同慈愛的父母，喻為仁德的聖君，這是大汗政治才華的又一章。

六、完備的驛站制度：驛站制度也就是交通的建立。大汗深知交通之重要性，故其兵鋒所至，首築道路，創設驛站，完成佔領地之交通網，故其消息之傳遞「自邇而遠，俄頃千里。」這種驛站制度，不僅在軍事、政治、文化上有其卓越貢獻，在交通上更具特殊意義，誠如英人霍華爾特氏所說：「蒙古西侵，及將昔日阻塞未通的道路，加以開闢，而使一切民族種族，聚首相見，西征的重要意義，可說是輸送全部民族，使轉徙交通。」

總上以觀，成吉思汗確是歷史上最偉大的政治家，其傑出政治思想之運用，無疑的是當時最優良的政治措施。他善於利用各種活動，來結合羣衆，教育羣衆，他的民運工作從札根連串做起，把全國民衆結合成一體，故而在偌大的版圖，衆多的民族，都憑此優良的政治措施予以治理，他的政治藝術，不但超越了前代，也深深的影響着後代。

叁、歷史上最賢明的君主

成吉思汗的幼年時代，是坎坷多變的，社會秩序混亂已極，各部族間沒有一個統治的力量，戰亂時起，遍地都感不安，在交相煎迫吞併的環境中，大汗崛起，削平羣雄，統一部族，建立起穩固的統治力量，其成功之速，令人驚歎。在大汗一生豐功偉績中，最值得人們稱道的，他不但是世界上最偉大的軍事政治家，同時他也是歷史上最賢明的君主，概述如下：

一、知人善任：陸九淵有云：「一事之至難，莫如知人，誠能知人，天下無餘事矣。」經世文編亦說：「知人有三，知人之短，知人之長，知人短中之長，知人長中之短。」大汗在這方面獨具慧眼，在知人善任上，確有超人之處。凡是經他拔擢的重要幹部，無不忠心耿耿，終身效勞，沒有一個中途變節而去的，這一點就是他的偉大處。他也最愛護他的部屬，將待幹部唯一「誠」字，誠懇的愛護幹部，關心幹部，處處為幹部着想，如蒙古秘史「朋友！把弓箭給

我。我和廝殺，……爲了我恐傷害着你。」又走了三天，……看見八匹銀灰驕馬，帖木真說：「伴當你留在這裏，我趕那些銀灰驕馬出來。」他處處維護幹部，不要犧牲幹部，因而所有幹部都衷心誠服，這正是孔子所說：「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的最好寫照。大小幹部都甘心情願跟隨他，赴湯蹈火在所不惜，這種表現，完全由於大汗之誠摯感召使然。管子云：「尊賢、授德、則帶；身仁、行義、服忠、用信、則王。」大汗不僅能尊賢授德，身仁行義，他本身就是「賢德」「仁義」的結晶，他之愛才下士，他之憐憫士民，已經發揮到頂點。

二、用人惟才：成吉思汗沒有「非我族類，其心必異」的狹義觀念，他具有「我以德繩，誰能不服」的恢宏氣度，用人惟才，不因非同族而有所偏私。如耶律楚材、鎮海、察罕、史天倪父子、嚴實父子、牙剌瓦赤父子等都非蒙古人，然而都成了大汗的親信重臣。如失吉忽魯忽、李羅忽勒、曲出、潤潤出等都是敵人的子弟，大汗把他們看成手足，親如兄弟，最後也都成了大汗的股肱。大將者別，原是敵人的員猛將，在戰場上會射殺大汗的坐騎，幾乎傷了大汗的性命。但當他來歸時，大汗反嘉獎他的忠勇，予以重用，成為後來的征西大將軍，立下許多汗馬功勞。類似上述的大小官吏，各色人種都有，但都在大汗擢用後成了他極爲忠實的幹部，管子會說：「得衆而不得其心，則與獨行者同實。」大汗不僅得衆，亦深得人心，這是大汗胸襟的豁達處。大汗曾說：「賢臣是國寶，賢妻是家寶。」又說：「任何人都要稱讚和崇敬純正、無邪、正義、博學、賢慧的人，而不論其屬於那一種人。」大汗之重視賢人，而不論其屬於那一種人，只要是純正無邪博學賢慧，想法要羅爲已用，視賢臣爲國寶，不分畛域的擢用人才，成功後不殺功臣，不以非同族而罷黜，這是何等賢明的君主。

三、賞罰嚴明：大汗曾告誡諸子說：「若諸將有過，切勿獨斷罰之，欲罰之，必先詢我意，我若不在時，應共商之，然後執行法令，務使罰不出於憤怒或其他感情也。」又說：「未犯重罪的，不得從重刑罰。不要讓有所申辯的人哀號，不要讓善於言詞的人閃爍詭辯。」將待臣屬賞罰要嚴明，有功即賞，有過即罰，但罰不能獨斷獨行，不能出於憤怒或感情用事，勿使有冤難伸，犯過者倖免，這是大汗之仁慈和賞罰嚴明處。無心之錯，情有可原的，予以悔過機會，情節重大屢誠不改者則嚴懲不貸，對於欺詐狡黠之徒，叛逆背主之輩，則絕不姑息。認真的獎認真的懲，使好的愈好，壞的變好，賞罰嚴明而使所征服的各地人民景從，好人壞人均樂爲已用，大汗誠不愧爲一位最賢明的君主。

四、鼓勵諫諍：中外史上賢明的君主很多，都不及大汗那樣從善如流，這有許多例證可尋。如蒙古黃金史：大汗認爲「在一國之內，直言敢諫的人，比任何一件事都應受到尊重。」如秘史報大汗在即位之後對他的臣僕們說：「孛幹兒出，木華黎你們兩個人，勸說我做正當的事，直到我做了方止，諫阻我做

錯的事，直到不做方止。所以我才能坐到這個大位子裏。如今你們的坐次，排在衆人之上，九次犯罪不罰。」在大汗的心目中，凡直言敢諫的人，均受到尊重，甚且尊重到「九次犯罪不罰」的程度。一般的君主能納諫已經是難能可貴了，但大汗不但能納諫，更能鼓勵諫諍之臣，敬重直言之士，這是他的美德，也是他成功立大業的主要因素。尤有進者，大汗對幹部從不出之於役使，總是以鼓勵方式，使幹部主動的去完成使命，這也是他贏得全民愛戴的原因之一。

「人非聖賢，孰能無過。」錯失缺點，即使貴爲君主的亦所在多有。但臨到大關鍵，大官敢諫，小官敢言，才智之士均有獻替機會，若非賢明的君主何能臻此，而滿懷若谷的成吉思汗確實做到了這一點。

肆、結語

成吉思汗的偉大略如前述，實際上他的偉大尚不止此，然此亦足够說明他是歷史上之一大偉人了。有人說，大汗嗜殺、動輒屠城，此乃婦人之見，不足以爲訓。中國兵家有言：「凡有不忍人之心者，不可以爲大將。」一意以殺敵爲志，以勝敵爲榮。」又說：「……唯有兩軍死生之地，我不殺敵，敵必殺我：。故有婦人之仁者，不可以爲大將。」戰爭之際以殺人爲職志，屠城殺人乃當然耳，如以此而譏評大汗爲嗜殺者是偏見，而非持平之論。誠如袁國藩先生所說：「然若較諸近世的共匪與法西斯政權，其大規模集體屠殺的慘酷與無人性，實遠非西征的蒙古諸將，所能望其項背，故而在我們「文明的世界」中，屠殺的技術，野蠻的程度，早已打破成吉思汗及其諸將所留下的紀錄。」新舊基督教徒，尙且大屠大殺，所以若人獨予成吉思汗以苛責，實在是

王陽明經略西南邊務

王守仁字伯安，明餘姚人。父華，字德輝，五世祖諱綱者，死苗難，廟祀增城，故先生後謁增城先廟，有「我祖死國事，肇祀在增城」之句。先生娠十月而生，五歲不能言，異人拊之，更名「守仁」，乃言。年十五，訪客居庸關外，即慨然有經略四方之志，詢邊民種落，悉聞備邊策略。孝宗弘治五年舉鄉試，學大進。年二十六，學兵法，先生念武學之設，僅得騎射搏擊之士，而不能收輶略統馭之才，於是留情武事，凡兵家秘書，莫不精究，每遇宴賓，嘗聚果核列陣爲戲。正德元年冬，劉瑾逮南京給事中御史戴銑等二十餘人，先生抗章救，瑾怒，廷杖四十，謫貴州龍場驛丞；初，先生謁上饒憂諒，與論朱子格物大指，回家端坐，講讀五經，不苟言笑，游九華歸，築室湯明洞中，殊欠

公允。」又說：「成吉思汗的一生，雖征伐不斷，進軍極猛，然謂之爲嗜殺的暴君，如西史者，實屬悖謬！且非史實！」成吉思汗非但不是嗜殺的暴君，相反的，他確是一位百分之百的仁德的君主，據聖武親征錄載：「泰亦赤烏部，衆苦其長非法。相告曰太子（指大汗）衣人以已衣，乘人以已馬。安民定國，必此人也。」以已衣衣人，以已馬讓人，非仁德之主何能如此。孟子說：「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不以仁。國之所以廢興存亡者亦然。」這正好說明成吉思汗之得天下以至治天下，均得力於「仁」字。離婁篇引孔子話說：「仁，不可爲衆也，夫國君好仁，天下無敵。」成吉思汗能縱橫歐亞，滅敵無數，征服百多種民族，而無敵於天下，因其好「仁」故耳！

成吉思汗喜行仁政，施仁術，其仁民愛物，史籍不乏記載，他並非講道德說仁義的理論家，而是道地的「仁政」之實行家，仁風所及，影響極爲深遠，連他的兒孫都深受感染，對其遺命都奉行不渝。「自古英雄的子孫，未必是英雄；雄才的後人，常常是庸人，其能如成吉思汗的兒孫輩，克承先人遺志，完成先人遺命，而光輝祖業者，歷史上並不多見。」這是張柏亭先生的評語，而成吉思汗所以能成爲歷史上一大偉人者，這也是原因之一。

今日大陸共匪，殘暴殃民，其手段爲製造仇恨，戕喪人性，其目的在消滅中華文化，斷絕民族生機。我們在臺灣紀念成吉思汗，不但要崇敬他的偉大，更要效法他的精神，他的成就就是我們中華民族全民的光榮，他的偉大亦是我們中華民族全體的光榮，我們應該由崇敬他而效法他，發揚他的征俄精神，以仁伐不仁，以德征無德，在總統英明領導下，定可贏得各民族之熱烈響應，億萬人之歸心，規復萬里河山，重建中華可指日而待也。

鄭壽彭

泛濫二氏學數年，無所得，及謫龍場，窮荒無書，日繹舊聞，忽悟格物致知，當自求諸心，不當求諸事物，喟然曰：「道在是矣！」遂篤信不驚。故明史本傳有「當危疑之際，神明愈定，智慮無遺，雖由天資高，其亦有得於中者歟」之贊。

先生之與邊政，始於弘治十二年，時朝議方急西北邊守，先生乃復命上邊務八事。綜其八事之要，先生頗着重於籌邊之人事，故主張應儲才於平時，其法：「於武學生之內，歲升其超異者於此，使之相與磨礱砥礪，日稽月考，別其才否，比年而校試，三年而選舉。至於兵部，自尙書以下，其兩侍郎，使之每歲更迭巡邊，於科道部屬之內，選其通變特達者二、三人以從：，則一旦

有急，所以適度而往蒞者，不慮其無人矣。」次則爲知人善任，先生以爲：「惟人之才能，自非聖賢，有所長，必有所短；有所明，必有所蔽。而人之常情，亦必有所懲於前，而後有所警於後。」此以駕馭而鼓動之者，則要「用人之仁去其貪，用人之智去其詐，用人之勇去其怒。夫求才於倉卒艱難之際，而必欲拘於規矩繩墨之中，吾知其必不克矣。」先生又謂：「臣嘗聞諸道路之言，曩者邊關將士，多以過失罪名，擯棄於閑散之地。夫有過失罪名，其在平居無事，誠不可使處於人上，至於今日多事，亦誠有足用也。且被擯之久，必且悔艾前非，以思奮勵；古人有言，使功不如使過，今誠所謂使過也。」復次爲整飭失職邊員，先生以爲：「今邊臣之失職者，往往以計倖脫，」如此，則是陛下不惟不責之罪，而復爲曲全之地也，彼亦何憚而致其死力哉？其法之不行，自上犯之也。今總兵官之頭目，動以一二百計，彼其誠以武勇而收錄之也，則亦何不可之有，然而此輩非勢家之子弟，即豪門之貴緣，皆以權力而強委之也，彼且需求刻剝，騷擾道路，仗勢以奪功，無勞而冒賞，懈戰士之心，與邊戎之怨，爲總兵者，且復資其權力，以相後先，其委之也，敢以不受乎？其受之也，其肯以不庇乎？苟戾於法，又敢斬以殉乎？是將軍之威，固已因此輩而索然矣，其又何以臨師服衆哉？」因此先生建議朝廷，宜「手勅提督等官，發令之日，即以先所喪師者斬於轅門，以正軍法，而所謂頭目之屬，悉皆禁令發回，毋使潰擾侵冒，以撓將權。」其餘所陳數事，悉屬籌邊權宜之計，茲姑不贅。

先生之謫龍場驛驛丞，爲武宗正德三年春，時三十七歲。龍場在貴州西北萬山叢棘中，蛇虺烟燭，毒蟲瘴癘與居，當地人民缺舌難語，可與通語者，皆中土亡命。是地舊無住宅，先生至，始教之範土架木以居。久之，邊民亦日來親狎，以所居湫濕，乃伐木構龍岡書院，及寅賓堂、何陋軒、君子亭、玩易窩、以居之，思州守遣人至驛侮先生，諸邊民不平，共毆辱之，其得邊民愛戴有如此！其始邊民未知學，先生親自爲之師，爰有一「教修示龍場諸生」之作，以「立志」「勤學」「改過」「責善」四事相規，自是邊民益式崇尊信。迨後，貴州監察御史王杏，於嘉靖十三年五月，巡按貴陽，聞里巷歌聲，謫薦如越晉，又見士民歲時走龍場致奠，亦有遙拜而祀於家者，始知師教入人之深若此。門人湯時、葉梧、陳之學等數十人，請建祠以慰士民之懷，乃爲贖白雲庵舊址，立祠置膳田以供祀事，王杏並立石碑記。言邊疆教育之成功者，當推先生爲巨擘焉。

嘉靖六年正月，先生原在越，五月，命兼都察院左都御史，征廣西思（恩）田（州）。先是，廣西田州土官岑猛，其先世岑伯顏者，當奉（明）太祖高皇帝勅旨，岑、黃二姓五百年忠孝之家，禮部好生看他，着江受侯護送岑伯顏爲田州府土官知府職事，傳授子孫，代代相繼承襲，其後岑永通、岑祥、岑紹、岑鑑、岑鏞、岑溥，皆嘗著征討之績，有保障之功。岑猛雖暴虐驕縱，而過去姚源之役，劉召之勦，亦皆聞關奔走，勤勞在人。不意嘉靖五年，與泗城州

屢年互相讎殺，朝廷乃遣提督史姚鎮征之，官兵未進之先，猛當遣人奉表朝賀貢獻，又遣人資本赴京控訴，官兵收進之時，猛逐率衆遠遁，未嘗敢有抗拒（見嘉靖七年四月初六日先生上「處理平復地方以圖久安疏」），惟依姚鎮之奏，稱猛父子悉擒，已降勅諭論功行賞，遣目民盧蘇、王受構衆煽亂，攻陷思、恩，故鎮復四合省兵征之，久弗克，爲巡按御史石金所論，朝議用侍郎張璠桂薦，特起先生總督兩廣及江西，湖廣軍務，廣量事勢，隨宜撫勦，設土官流官孰便，並嚴當事諸臣功過以聞，且責以體國爲心，毋或循例辭避。先生聞命，上疏言：「臣伏念君命之召，當不俟駕而行，矧旌軍旅，何敢言辭，願臣患疾疾增劇，若冒輟輟出，至於債事，死無及矣。臣又復思，思田之役，起於土官讎殺，此之寇賊之攻劫郡縣，荼毒生靈者，勢尚差緩，若處置得宜，事亦可集。鎮素老成，一時利鈍，亦兵家之常，御史石金擔事論奏，所以激勵鎮等，使之善後，收之桑榆也。臣以爲今日之事，宜專責鎮等，隆其委任，重其威權，略其小過，假以歲月，而要其成功，至於終無底績，然後別選才能，兼諸民情土俗，如尙書胡世寧、李承勛者，往代其任，事必有濟。」疏入，詔鎮致仕，遣使敦促上道先生。旋抵廣西平南，與都御史姚鎮交代，繼與各官共同會議結果，以思恩、田州之役，兵連禍結，兩省荼毒，已踰二年，兵力盡於哨守，民脂竭於轉輸，官吏罷於奔走，即今地方，已如破壞之舟，漂泊於顛風巨浪中，覆溺之患，洵之在目，不待智者而知之矣。今若必窮兵雪憤，以收前功，未論其不克，縱復克之，亦有十患：

（一）今方推至孝以治天下，側但之仁，覆被海宇，惟恐一物不得其所，雖一夫之獄，猶慮有所虧枉，親臨斷決，況落數萬無辜之赤子，而必欲窮搜極捕，使之噍類不遺，傷伐天地之和，虧損好生之德。其患一也。

（二）屯兵十萬，日費千金，自始事以來，所費銀米，各已數十餘萬。前歲之冬未嘗交一矢，接一戰，而其費已若此。今若復欲進兵，以近計之，亦須數月，省得其費，亦須銀米十餘萬。計今梧州倉庫所餘，銀不滿五百，米不滿一萬矣。兵連不息，而財置糧絕。其患二也。

（三）調集之兵，遠近數萬，屯戍日久，人懷歸思，兼之水土不服，而前歲之役死者一二萬人，衆情愛惡，自頃以來，疾病死者，不可以數，無日無之，潰散逃亡，追捕斬殺，而不能禁，其未見敵，而已若此，今後驅之鋒鏑之下，必有土崩瓦解之勢。其患三也。

（四）用兵以來，兩省之民，男不得耕，女不得織，已逾二年，衣食之道日窮，老稚轉乎溝壑。今春若後進兵，又得廢一年之耕，百姓飢寒切身，羣起而爲盜，不逞之徒，因而號召之，其禍殆有甚於思田之亂者。其患四也。

（五）論者皆以不誅二酋，則無以威復土官，是殆不然。今所賴以誅二酋者，乃皆土官之兵，而在我會無一旅可恃之卒，又不能宣佈主上威德，明賞示罰，而徒以市井狙獮之謀，相欺相誘，計窮詐見，益爲彼所輕侮。每一調發，旗牌

之官，十餘往返，而彼猶驚然不出，反挾此以肆其貪求，從其吞噬，我方有賴於彼，縱之而不敢問，彼亦知我之不能禁彼也，益狂誕而無所忌。岑猛之僭妄，亦由此等積漸成之。是欲誅一二逃死之遺孽，而養成十數岑猛。其患五也。

(四)兩廣盜賊，猖獗之巢穴，動以數千百計，軍衛有司營堡關隘之兵，時嘗召募增補，然且不敷。今後盡取而聚之思田之一隅，山獠海寇，乘間竊發，遂至無可捍禦，近益窺我空虛，出掠愈頻，為患愈肆。今若復開進兵，彼知事未易息，遠近相煽蠱起，我兵勢難中輟，救之不能，棄之不可，其為慘毒可憂，尤有甚於饑寒之民。其患六也。

(五)軍旅一動，饋運之夫，騎征之馬，各以千計，每天一名，願值一兩，馬一匹四兩，馬之死者，則又追償其立之值，是皆取辦於南寧諸屬縣百姓，連年兵疲，困苦已極，而後重之以此，其不亡為盜者，則亦溝中之瘠矣。其患七也。

(六)兩省土官，於岑猛之滅，已各懷唇齒之疑。其各州土目，於蘇受之討，又皆有狐兔之憾。是以遲疑觀望，莫肯效力，所恃恃者，獨湖兵耳。然前歲之疫，湖兵死者過半，其間固多借債而來，兵回之日，死者之家例有償命銀兩，總其所費，亦以萬數。今落後調，賂頓途途，不得顧其家室，亦以三年，勞苦怨鬱，潛逃而歸者，相望於道，誅之不能止。因一隅之小憤，而重失三省之心，其間伏愛隱禍，殆難盡言。其患八也。

(七)田州外捍交趾，內屏各郡，其間深山絕谷，又皆獠獞之居，若必盡誅其人，異時雖欲改土設流，亦已無民可守，非獨自撤藩籬，勢有不可。其患九也。

(八)既以兵克，必以兵守，歲歲調發，勞費無已，秦時勝、廣之亂，實與於閩左之戎，且一夫制馭，變亂隨生，反覆相尋，禍將焉極？其患十也。

按：田州之行，宸命原以『廣量事勢，隨宜撫勸』授權於先生，茲觀上述『十患』，是先生認為莫善於罷兵而行撫，且探先生之意，從消極方面言有『十患』，而就積極言，撫之則有『十善』：

(一)活數萬無辜之生命，以明昭皇上好生之仁，同符虞舜有苗之征，使遠夷荒服，無不感恩懷德，培國家之氣以貽燕翼之謀。其善一也。（筆者按：遍尋辭書，夷字並無貶詞之意，如孟子云：『文王東夷之人也』）

(二)息財省費，得節縮贏餘，以備他虞，百姓無椎脂刻髓之苦。其善二也。

(三)久戍之兵，得遂其思歸之願，而免於疾病死亡，脫鋒鏑之慘，無土崩瓦解之患。其善三也。

(四)又得及時耕種，不廢農作，雖在困窮之際，然皆獲顧其家室，亦各漸有回生之望，不致轉徙自棄為盜。其善四也。

(五)罷散土官之兵，各歸守其境土，使知朝廷自有神武不殺之威，而無所恃賴於彼，陰消其桀驁之氣，而阻攝其僭妄之心，反側之姦自息。其善五也。

(六)遠近之兵，各歸舊守，窮邊沿海，咸得修復其備禦，盜賊有所憚而不敢

肆，城郭鄉村，免於驚擾劫掠，無震內事外，顧此失彼之患。其善六也。

(七)息饋運之勞，省夫馬之役，貧民解於倒懸，得以稍稍甦復，起呻吟於溝壑之中。其善七也。

(八)土民釋冤死狐悲之憾，土官無唇亡齒寒之危，湖兵遂全師早歸之願，莫不安心定志，涵育深仁，而感慕德化。其善八也。

(九)思田遺民，得還舊土，招集散亡，復其家室，因其土俗，仍置酋長，彼將各保其境土，而人自為守，內制獠獞，外防邊夷（按：乃指交趾），中土得以安枕無事。其善九也。

(十)土民既皆誠心悅服，不須復以兵守，省調發之費，歲以數千，官軍免賂頓途之苦，居民無往來騷屑之患，商旅通行，農安其業，近悅遠來，德威覃被。其善十也。

我們就上述『十患』『十善』加以比較，可知進兵行剿之患既如彼，罷兵行撫之善復如此，然而當事之人，乃猶往往利於進兵者，先生以為『其間又有二幸、四毀焉』。所謂『二幸』，即『下之人幸有數級之獲，以邀將來之賞；上之人幸成一時之捷，以蓋目前之愆』。至其『四毀』：『始謀請兵，而終鮮成效，則有輕舉妄動之毀。頓兵竭餉，而得不償失，則有浪費財力之毀。聚數萬眾，而竟無一戰之克，則有退縮畏避之毀。循土夷之情，而拂士夫之議，則形迹嫌疑之毀』。由於『二幸蔽於其中，而四毀惕於其外，是以寧犯十患而不顧，棄十善而不為』。所以先生認為思田事件，進兵與行撫，利害較然，事有必行，斷無可疑者。於是眾皆以為然。先生至南寧府，即下令盡撤調集防守之兵，數日之內，解散而歸者數萬有餘，湖兵數千，道阻且遠，不易即歸，仍使分留南寧、賓州，解甲休養，待問而發。盧蘇、王受等，初見先生遣還太監鄭潤、總兵官朱麟等，各回梧州；繼而又撤防守之兵，故於不旬日間，遣其頭目黃富等十餘人，先付軍門訴苦，願掃境投誠。思田事件，遂告平息。時嘉靖七年二月也。先生為文勒石曰：

「嘉靖丙戌夏，官兵伐田，隨與思恩之人相比相煽，集軍四省，洶洶連年，于時皇帝憂憫元元，容有無辜而死者乎，殛令新建伯王守仁，盍往視師，其以德綏，勿以兵虔，班師撤旅，信義大宣，諸夷感慕，旬日之間，自縛來歸者一萬七千，悉放之還農，兩省以安。昔有苗徂征，七旬來格，今未期月，而××率服，綏之斯來，速於郵傳，舞千之化，何以加焉。爰告思田，毋忘帝德，爰勒山石，昭此赫赫，文武聖神，率土之濱，凡有血氣，莫不尊親。」

思田事件既息，惟連年兵火殺戮之餘，官府居民，悉已燒毀破蕩，雖鄰屋尋丈之后，亦遭翻挖發掘，曾無完土，荒村僻壤，不遺片瓦尺椽，傷心慘目，誠不忍見，故先生又思以建設之：

(一)分設土官流官，賦予自治權：先生以思田初服，仍設土官為宜，在數年之

間，決知可無反側之慮，但爲久安長治之策，故必特設流官知府以輔導之。惟今日知府之設，與昔日之流官作用不同，雖不治以中土之僇界，而納其歲辦租稅之人，使之知有所歸効，雖不蒞以中土之等威，而操其實授調發之權，使之知有統攝；雖不繩以中土之禮教，而制其朝會貢獻之期，使之知有所尊奉；雖不嚴以中土之法禁，而申其冤抑不平之鳴，使之知有所赴訴；因其歲時伏臘之請，慶賀參謁之來，而宜其間隔之情，通其上下之義，矜其不能，教其不逮，寓警戒於溫恤之中，消倔強於涵濡之內，使之日馴月習，忽不自知，其爲善良之歸。蓋含洪坦易，以順其俗，而委曲調停，以制其亂。」此爲先生主張設流之「政治組織」，至設流之「經濟組織」則爲利用政簡之餘，以事生產，俾繁榮邊區。先生以田州故地，寬衍平曠，堪以建設流官衙門，但其衝射凶惡，居民弗寧，擬因其城垣，略加修改，備立應設衙門，地僻事簡，官必不備，環府之田二甲，皆以屬之府官，府官既無民事案牘之擾，終歲可以專力於農，爲之闢其荒蕪，備其旱潦，通其溝洫。丁力不足，則聽其募人耕種，官給牛具種子，歲收其入三分之一以廩官吏，以其餘以食佃人，城之內外漸置佃人廬舍，而歲益增募招徠以充實之。田州舊有商課，仍許設於河下，薄取其稅，以資祭祀、賓旅、柴薪、馬夫之給。凡流官之所須者，一不以及於土夷，如此，則雖草創之地，而三四年後，亦可漸爲富庶之鄉。若其經營之始，則且須仰給於南寧府庫，逮其城郭府治完備，事體大定，然後總會其所輸、公田之所入、高稅之所積，每歲若干，而官吏之所需者，每歲若干，斟酌通融，立爲經久之計，又必上司之制用者，務從寬假，無太苛削，官吏其土者，得以優裕展佈，無局促牽制之繁，此又體悉遠臣、綏柔荒服之道也。先生並以思、恩舊已設有流官，但因開疆立里，繩以郡縣之法，官治氣氛太甚，是以地方滋擾。今宜聽其土目，各以土俗自治，庶可經久無患。

(二)立岑氏之後，以順輿情：先生以岑氏世有田州，其繫戀之私恩，久結於人心，自岑猛之亡，賢愚老少，莫不悲愴懷思，願得復立其後，故蘇、受之變，翕然譁起，不約而同，自官府論之，則皆以爲逆命，在彼則皆以爲嬰曰存孤之義，故自兵興以來，遠近軍民，往往亦有哀憐其志，而反不值官政之所爲者。按岑猛初無反叛之謀，蹤跡頗明，今欲仍設土官，以順輿情，若非岑氏之後，彼亦終有未服，故今日土官之立，必須岑氏子孫而後可。先生並察得田州府城之外，西北一隅，地形平坦，堪以居民，議以其地降爲田州，而於舊屬四十八甲之內，制其八甲以屬之，聽以其土俗自治，立岑猛之子一人，始授以署州事吏目；三年之後，地方寧靖，效有勤勞，則授以判官；六年之後，地方寧靖，效有勤勞，則授以爲同知；九年之後，地方寧靖，效有勤勞，則授以爲知州。使承岑氏之祀，而隸之流官知府。如此，則記猛之勞，追錄其先世之忠，俯順其下民之望者，兼得之矣。

(三)分設土官巡檢，劃分權責：土官知州既立，各土目之兵，若仍屬於知州

，則報讎後怒，吞弱暴寡之事，其患如故，而與流官之間，亦恐未能聯繫。先生故議以舊屬八甲劃以立州之外，其餘四十甲者，每三甲或二甲，立以爲一巡檢司，而屬之流官知府。每司立土巡檢一員，以土目素爲衆所信服者爲之，而聽其各以土俗自治。其始授以署巡檢司事土目，視地方寧靖，效有勤勞：三年之後，授以冠帶；六年之後，則授以土巡檢。糧稅之輸納、車馬之轉發，徑行之於流官知府，以省其費、以免其勞。其官職、土地，各得以傳諸子孫，則人知愛惜，而不敢於犯法。襲授予奪，既出知府，則知依附，而不敢携貳。至於思恩事體，悉與田州無異。

(四)改名「田寧」，轉移觀念：初，岑猛將及於難也，忽有石自田州江心浮出，傾卧岸側。其時民間有：「田石傾，田州兵；田石平，田州寧」之謠。猛惡之，禁勿言，密起百餘人夜平其石，且即復傾，如是屢屢，已果有兵變。自盧、受投誠，其石已平，傳爲喜異，民間私擬「田寧」二字以名之。先生乃建議朝廷，即以此意命之，以爲田州設流後之府名，俾足以新耳目，而定人心。(五)興思田學校，以爲風化之原：先生以思田新服，宜有學校，但瘡痍逃竄，尙無受慮之民，即欲建學，亦爲徒勞，然風化之原，又不可緩也。乃案行提學道着屬儒學，但有生員，無拘廩增，願改田州府學，及各處儒生願附籍入學者，即選委教官，暫領學事，相與講肄游息，興起孝悌，或倡行鄉約，隨事開行，漸爲之兆，俟建有學校，然後將各生徒通發該學肄業，照例充補廩增起貢。

以上數點，爲先生對思、田之經略，惟對西南邊務，尙有二事足述者：

(甲)撫恤新民——嘉靖七年五月間，先生因左江道參議等官汪必東等稱：古陶、白竹、石馬等處邊民，大軍之後，尙有流出府江諸處者，乞調歸順土官岑瓚兵一千名，萬承、龍英各五百名；或章貴兵一千名，住劄平南、桂平衝要地方，及該府知府程雲鵬亦申量留湖兵，及調武靖州狼兵防守。先生乃諭之曰：始觀論議，似亦區畫經久之計；徐考成功，終亦支吾目前之計。蓋先生素以攻心爲上，在大軍之後，有司即宜誠心撫恤，以安其心，若不服其心，而徒若久留湖兵，多調狼卒，憑藉兵力，以威劫把持，謂爲可久之計，則亦未矣。殊不知遠來客兵，怨憤不肯爲用，一也。供饋之需，稍不滿意，求索營冒，將無抵極，二也。就居民間，騷擾濁亂，易生讎隙，三也。困頓日久，資財耗竭，適以自敝，四也。欲借此以衛民，反爲民增一苦，其可行乎？所以令知府程雲鵬，協同指揮周胤宗，及各縣知縣等官，親至歷兵各鄰近村寨，以次加厚撫恤，給以告示，犒以魚鹽，待以誠信，敷以德恩，諭以朝廷勦暴安良之旨，推選衆所信服者，立長以連屬之。一面清查侵佔田土，開三里甲，以息日後之爭，禁約良民，毋使乘機報復，以激其變。如此深耕易耨，芸苗灌溉，專心一事，勤誠無惰，必有秋穫。夫善者益知所勸，則助惡者日衰；惡者益知所懲，則向善者益衆，此撫柔之道，而非專有恃於甲兵者也。

特載 中國國民黨十次大會宣言

(乙)與南寧學校——先生思田之行，當駐節於南寧，於當地文化，了解殊深，及事平，先生深以理學不明，人心陷溺；是以士習日偷，風教不振。日與各學師生朝夕開講，已覺漸有奮發之志。又恐窮鄉僻邑，不能身至其地，乃委原任監察御史降沅陳近，主教靈山諸縣；原任監察御史降揭揚縣主簿李本，主教敷文書院，仍行牌諭每日集該府縣學諸生，爲之勤勤開誨，務在興起聖賢之學，一洗習染之陋。其諸生該赴考者，臨期起送；不該赴考者，如常朝夕聚會。考德問業之外，或時出與經書論策題目，量作課程，就與講析文義，以無妨其學業大功。先生又以安上治民，莫善於禮，冠婚喪祭，固宜家喻而戶曉者，今皆廢而不講，欲求風俗之美，其可得乎？況茲邊方遠郡，頑梗成風，有司徒具刑驅勢迫，是謂以火濟火，何益於治！若教之以禮，庶幾學道易使。先生以福建莆田生員陳大章，前來南寧遊學，擬以冠婚鄉射諸儀，頗能通曉。近來各學諸生，類多束書高閣，飽食嬉游，散漫度日，豈若使與此生朝夕講習於儀文節度之間，亦足以收其放心，固其肌膚之會，筋骸之束，不猶愈於博奕之爲賢乎？因此令仰南寧府官吏即便館穀陳大章於學舍，於各諸生之中，選

取有志習禮，及年少質美者，相與講解演習，俾諸生得於觀感興起，砥礪切磋，修之於其家，而被於里巷，達於鄉村，則邊徼之地，遂化爲鄒魯之鄉，亦不難矣。

繫曰：人知王文成公爲理學宗匠，而抑知公亦具政治長才也。方孽藩之變，觀其用兵制勝，是終明之世，文臣用兵，未有如公者。思、田之行，或以爲先生將以故技，行之邊疆，詎知公乃以德化之。夷考公之經略邊政；使賢任能，以治其標；振興文教，以固其本。蓋學絕道喪之餘，未易解脫舊聞舊見，必須包蒙俯就，涵育薰陶，庶可望其漸次改化。而任賢圖治，邊疆尤難，倘選賢而任之，簡能而治之，則不至過剛使氣，率意輕行。二者皆在以得邊民之心。公何其重心也？此與先生「心即理」的本體論有關，先生以「析心與理爲二，而精一之學亡。世儒之支離外學，刑名器數之末，以求所謂物理者，而不知吾心即物理，初無假於外也」（見先生「象山文集序」），爰闡發心即理，依象山「宇宙而吾心」而立說，這種心理調治工夫，正 國父所謂「從一個人內部做起，從內發揚到外」的工夫。以此籌邊，得最上乘矣。

一、毛共敗亡的命運

民國四十六年十月，本黨八次大會指出，反攻復國已開始進入實際行動的階段，會後不過一年，我國民革命軍即在臺海戰爭中，擊敗了匪軍攻掠金馬的企圖，屏障了西太平洋的安全；同時取得了反攻復國的主動地位。

九次大會宣佈了三民主義戰勝共產主義的實績與成效，並指出，毛賊獨夫在它末路窮途，必將憑藉其史達林主的幽靈，作最後瘋狂的掙扎；會後五年來，毛共奪權鬥爭和團式的暴亂行徑，乃一如我們之所預期。

毛賊獨夫在臺海戰爭與三面紅旗兩重慘敗之餘，繼之以不斷內訌，人心盡失，乃不得不退回到第二線；但又不甘寂寞，於是製造出一個「文化大革命」，來實行奪權鬥爭；毛匪幫曾經公開宣佈其「文化大革命」，在鎮壓赫魯歇夫式的政變與匈牙利式的革命；尤其是恐懼我們繼承五千年民族文化深中心之三民主義國民革命的復興運動，它更曾公開承認，其所謂文化革命，乃是對我們國民黨鬥爭的延續，而不只是其對內奪權鬥爭而已。

毛賊奪權鬥爭的目的，主要就是企圖毀滅我中華民族文化傳統精神所結晶的三民主義，以恢復它的個人獨裁極權與三面紅旗的死亡路線。

我們要向全國同胞，尤其是大陸同胞，與中共黨員指明的是：

本黨自總理孫先生領導國民革命組黨迄今，擁有七十五年的光榮革命歷史，自辛亥首義推翻了專制政體，建立了亞洲第一個民主共和國；北伐革命掃蕩了封建軍閥，克服了帝國主義者的阻撓，使中國歸於統一；八年艱苦抗戰擊敗了日本軍閥的侵略，從而廢除了一切不平等條約，使中國獲得獨立平等與自由，同時鼓舞了亞洲被壓迫各民族，爭取平等地位，建立了獨立自由國家，結束了帝國主義在亞洲的殖民時代，不僅對國家對民族之獨立有其重大貢獻，而對世界對人類之自由，實亦具有莫大之影響。

本黨現正結合海內外同胞，從事關乎國族存亡與人類禍福的反共鬥爭，這一波瀾壯闊的鬥爭，已進入了對毛共全面決戰的階段，第十次全國代表大會於此際在光復基地召開，檢討了九次大會以來革命形勢的發展，和各項工作的成就，修改了黨章與政綱，並通過了黨的建設，政治革新，社會建設，平均地權，與敵後作戰，以及今後討毛救國光復大陸等重要方案，以適應現階段革命任務之要求。

大會懷於時艱任重，願再剖析我當前國民革命環境與毛賊必亡，反攻必勝的趨勢，並揭櫫我們共同努力的方向，以正告全黨同志，並以陳述於我全國同胞和自由世界之前。

(甲) 毛共在其奪權之後，必定要重燃它「三面紅旗」的死灰，也必然要加速毛共本身的崩潰敗亡；它在現階段中，不僅對內還要堅持其死亡路線，對外更已由「一面倒」轉為「兩面反」，就是一面「反蘇修」，而另一面則「反美帝」，進而成為全人類的公敵，一面倒沒有出路，兩面反更是一條死路。

(乙) 現在毛幫爲了反蘇修，想利用邊境衝突事件，假借「民族主義」的幌子，來欺詐人民，轉移其內部反毛的崩潰危機；其實誰都知道，共產黨「無祖國」的教條，四十年來，毛賊出賣民族叛國殘民的事實，都擺在我全國同胞的面前；其滔天罪孽，真是罄竹難書，實在今天的中俄邊境形勢，就完全是毛匪對其所稱爲共產集團之頭的蘇俄「一面倒」、臣附於史達林所一手造成的結果。

我們呼籲大陸同胞，站在同一條戰線上，既決不容許任何國家侵犯中國的領土，也決不容許毛賊這個本爲史達林餘孽的民族盜賊公然冒稱民族主義者。

毛共更包藏了毀滅民族的最大禍心，毛幫對西藏人民的集體屠殺，以及其對各省區少數民族強行其「公社運動」與「文革鬭爭」，皆是他反民族主義的證明；尤有甚者，毛共在大陸瘋狂的搜刮民財，榨取民力，強迫人民以自己終歲辛勤所獲掃數獻納給它，却再從它那裏去領取終日不得一飽的一份口糧，和終年不得蔽體的一張布票，乃是要窮全民之脂膏血汗，企圖逞其暴力，以訛詐亞洲自由國家，並且發動世界各國的「人民戰爭」，瘋狂的發展核子武力，毛共甚至公然狂言，不惜以全民族人口爲犧牲，作孤注之一擲。

(丙) 我們對於大陸同胞所受的痛苦，無不視爲我們自身所受的痛苦，更無時無刻不在爲解除大陸同胞的痛苦而焦思苦慮，以期提早反攻大陸，來拯救大家的苦難；而你們在大陸對毛賊到處進行各種形式的鬭爭，發展各種反抗抗暴的浪潮，更促成了我們反攻作戰的機運，帶來了最後勝利的信心。同胞們，你們的奮鬥，並不是孤單的，在你們每一個人的前後左右，都有我們國民革命的同志，在接應你們，支援你們，鮮血不會白流，痛苦也必將得到補償。

大陸上所有反毛集團與覺醒的中共黨人，必定明白討毛救國，乃是所有革命志士、愛國同胞的共同責任；我們今天要一致聯合起來，共同作戰，明天還要一致聯合起來，共同建國。

凡是炎黃子孫，就都有愛國救民的良知；今天多數的中共黨人，當已經認清毛賊獨夫罪惡滿盈必敗必亡的命運，都已從共產革命的噩夢中驚醒過來，正在尋找國家民族以及自己的生路；本黨蔣總裁說：「一切打着紅旗反紅旗的行動，就同樣是等於打着青天白日的旗幟討毛救國的行動。」我們國民革命是盡國民自己的責任，亦就是對全國同胞盡其責任；這中間沒有地域之分，也沒有少長之別，更沒有黨派宗教畛域之可言；凡是反對毛賊的，或者爲毛賊所反對的，就都是愛國革命的，就都是站在我們國民革命這一邊的；在大陸上，任何一個反毛志士，任何一批反毛青年，就都等於是我們國民革命屹立在大陸的

前哨和堡壘；而任何一支覺醒的反毛的共軍部隊，和任何一個反毛的共黨組織，就更等於我們國民革命派駐在毛賊腹背周圍扼其咽喉一支分遣的大軍。」現在擺在大家面前的，就是這樣的一條愛國革命的大道；只要大家勇敢的走上這條大道，與我們國民革命軍裏應外合，並肩作戰，便是我們革命大軍的戰友和同志，亦就是大家討毛救國共同勝利的保障。

二、對自由世界的宣告

世界的安全、和平、自由是完全相連而不可分的，任何地區的安全、和平、自由失去了保障，都會影響到整個世界人類的命運。基於此一認識，我們要向自由世界，鄭重宣告：

(甲) 二十年來的事實，證明了毛共匪幫之盤據大陸，不僅是中華民族的最大災難，同時亞洲戰禍和世界混亂不安的悲劇，亦都由此而起，且迄無寧日！在亞洲的韓戰與越戰，固然都由這個悲劇而來；而世界各地的暴亂，無論是亞洲、非洲、歐洲或美洲各國，也無不直接或間接受到毛幫的滲透、蠱惑、煽動與支援。任何有遠見的人士都能看出，如果不能阻止毛幫的顛覆與變亂，並進而將它消滅，它必將成爲人類共同的嚴重威脅，甚至成爲全球核子大戰在東方的導火線，使人類同罹此空前的浩劫。由此可知，我們中華民國乃是解除毛共匪幫威脅人類的唯一鎖鑰。我們相信，只有中華民國光復大陸的領土主權，解除我們在大陸七億同胞被毛共壓迫的痛苦，然後亞洲方能安定，世界才有和平之一日。

國際間有一些人，高估了毛共的實力，却低估了毛賊的野心，時常主張承認罪惡的事實，幻想毛共能發生改變；又有一些人，貪圖與中國大陸匪區貿易的便利，而對於其國家將受與毛共貿易相隨而來的滲透、顛覆、羣衆暴動、武裝變亂，乃至人民戰爭的後果，視若無睹。

我們願於此嚴正指出，毛幫的思想路線只有一條，那就是發展世界各國人民戰爭，以達到其赤化世界的目的。

最近毛幫在大陸雜湊了一個所謂「九全大會」，但凡是中國人，就無不知道它這一行動，不過是「文化大革命」鬭爭方式的轉換，而決不是他所說的「文革勝利和結束」。近日大陸各省區，其黨內反毛、黨外反共的勢力，更因匪「九大」之召開，而轉趨激烈，乃可證明。所以「九大」絕不是「文化大革命」的結束，而是又一場更殘酷、更毒辣的派性和奪權的鬭爭之開始！

(乙) 歷史的事實告訴我們，世界的安全和平與自由，都是建築在人類的道德勇氣之上，人類喪失了道德勇氣，必將發生永無止息的戰亂災難，必將出現人類可怕的黑暗時代。我們對毛賊的戰爭，不僅是爲了救國家、救人民，亦是爲了救世界、救人類！不論敵人如何瘋狂，也不論國際形勢如何變化，我們光復大陸戰爭必勝，重建中華大業必成的時間，已由於毛共之倒行逆施，而愈

益接近。

我們在此要重申本黨一貫的信念與對外的方針：

——我們深切了解，中國問題的真正解決，必須依靠中國人的自我奮鬥。我們決不寄望於國際間的任何變化。我們並且要從中國問題總的解決上，來解除國際的一切矛盾衝突與變亂，以消弭國際戰爭在東方的危機。

——我們對亞洲太平洋地區的集體安全計劃，願意提供所能貢獻的力量，更望亞太地區民主國家，認清共同的危險與利益，團結合作，各就其不同的情況，提供其不同的貢獻。

——聯合國應該是維護世界安全與正義，並促進天下一家理想的重要組織，我們是聯合國創始會員國之一，始終願為維護聯合國憲章的尊嚴及其理想而奮鬥。但我們所支持的是一個代表國際正義的聯合國，而不是一個不惜向侵略者乞討和平、重蹈國際聯盟覆轍、使這個世界再度捲入大戰漩渦的聯合國！我們深知三民主義的國民革命，有其物質條件，但是三民主義的精神力量，大於一切物質條件的總和。國際間有一些人士估計我們基地的面積狹小，人口不多，不足以對抗大陸的廣土衆民。他們的這種估計，乃是對我們中國歷史文化和民族精神，以及最近半世紀中反抗專制的成功與反抗侵略的勝利，以適當的力量與事實毫無認識，且有一種盲從共匪、顛倒是非、抹煞真相的虛偽宣傳和主觀觀念。就中國大陸人民而言，毛賊所控制的人口，原不過是一連串龐大的集中營數字，而實則都是毛共的敵人，這些人士對此事實，竟毫不加察。至於我們所擁有的大陸人民，乃是與主義、國家、歷史、文化、緊密聯繫，共同一致，心心相印的民族革命精神力量！所以我們的革命戰爭，在大陸上，實已擁有億萬民心所向的後備軍！此亦即為外人所看不見的無形戰力。

總之，今天亞洲的一切動亂與不安，實皆以毛共竊據中國大陸為其主因，所以亞洲與世界安定的先決條件，乃須從毛共奴役桎梏之下，解救中國大陸億萬人民，使其得以重享民主自由的生活，而不再成為毛共破壞侵略的工具。我們願於此鄭重指出：毛賊不但不是他自稱這七億人民的頭目，而實為我全國人民的公敵！凡承認此我全國人民公敵——毛共奸匪者，亦即為我全國人民之敵人！世界上任何國家如果要爭取大陸中國人民的友誼，即必須有道德勇氣站在中國人民的一邊，而不應與中國人民敵人毛共為「友」，助其肆虐，以延長中國人民之禍害。這一點特別希望國際人士加以注意。

三、把握當前的努力方向

根據本黨七十五年的革命歷史，尤其根據最近二十年的痛苦經驗，證明了一個真理，那就是革命的成敗，完全決於我們自身的奮鬥——決於我們自身的智慧、勇氣、信心和力量。只要自己能把握正確的革命方向，從事不屈不撓的奮鬥，無論敵人如何頑強，無論世界局勢如何變化，我們國民革命的使命最後

一定底於成功。

總裁時常說「我們不只要力量，而且更加是要有信心」。從過去看將來，我們對於反共救國鬥爭的最後勝利，實具有無比堅強的信心。

大家知道，十九年以前，我們堅持這一革命復國的戰爭，乃是在空前晦冥動盪的時候，但我們仍能以銖銖，艱苦支撐，不為任何強力所威脅挾持，乃卒轉為今天這樣以鎰稱銖，勝兵先勝的形勢，這就格外增長了我們對革命、對主義的信仰和力量。我們可以說，從事國民革命七十五年來，大家充滿樂觀奮鬥、絕不容疑的信心，以及其成功勝算的把握，乃從未有如今日之確鑿者！全黨同志與全國同胞，只要緊緊把握這一努力方向和奮鬥信心，就能努力發展復興基地的建設，就能積極展開反攻復國的聖戰。

(一) 發展復興基地的建設

建設臺灣，即所以蓄積光復大陸的戰力，而光復大陸，又必以建設臺灣實踐三民主義的範式為根據。二十年來，我們在臺灣生聚教訓，推行三民主義的建設，不僅提高了對敵政治作戰與軍事作戰的能力，且已贏得了對共匪政治作戰的重大勝利成果，逼使敵人步步走向敗亡。但是，我們決不可自滿於已有的成就，在政治方面：我們就要切實革新當前政風，培育人才，提高行政效率。並要不斷充實科學知識，運用科學的精神和方法，重實際，求實效，求新求行，迎頭趕上，以科學救國，以科學建國。在經濟方面：今後不僅要繼續貫徹耕者有其田的政策，更要策進平均地權，增進土地利用，發展都市建設與農村社區建設。加速工業化與農業現代化，培養勤勞節用的美德，厚積民力，以促進經濟的更大發展。在教育文化方面：今後更要充實九年國民教育，發展職業教育，尤其要致力於科學的研究發展。並要以我們中華文化之復興，以遏止共匪「文革」之瘋狂悖戾，在社會建設方面：我們更要貫徹社會福利政策，推行國民生活規範，使人人均能負責盡職，重法守紀，尚公德，愛國家，共同致力於現代化社會的建設，且以為建設現代國家的張本。

(二) 大力推展敵後對匪作戰

我們在基地所致力的一切建設，均係以討毛反共、光復大陸、重建國家為最後目標。我們必須遵循總裁「三分敵前、七分敵後」的指示，以最大的力量投入敵後戰場，從大陸上來擊倒敵人。

我們要積極結合大陸上一切反毛抗暴的力量，加速發展敵後的反共組織，加速發展討毛救國聯合戰線和反共救國聯軍，凡是參加革命救國的黨派、團體或個人，均當以平等地位，與之並肩作戰。

大陸邊疆民族遭受毛匪的迫害屠殺極為酷烈，其反共亦最為堅決，尤須尊重其宗教信仰與優良文化傳統，以及其政治願望，相期於平等合作，携手前進。從大陸的四面八方，造成奔騰澎湃的反共高潮。

我們更要認清，敵人在垂死之前，必然要作最瘋狂的掙扎。因此，我們必須隨時加強對匪發動致命的一擊的軍事力量，加強支持此軍事力量的經濟力量，以及支持此兩種力量的精神力量。

(三) 加強海外的反共鬭爭

華僑為革命之母，亦為中華文化之傳播者，凡是有中國人的地方，就散發着中華文化種子的芳香；凡是有中國人的地方，就都能表現其革命的民族氣節，所以二十年來，海外僑胞雖處於複雜困難環境之中，却仍能對匪從事堅決的鬭爭，予毛賊以重大的打擊。

當此國際姑主義者的毒素仍然不斷蔓延講張為幻之際，深信我海外各地僑胞，必將更進一步的加強團結國民外交的活動，推進全球性的反共運動，使敵人在海外的統戰行動，無所施其伎倆，亦無所逞其凶殘。

親愛的全體同志與全國同胞：今天我們雖然已經在大陸上以政治戰擊敗了

特 載 中華民國各界紀念西藏同胞反共抗暴十週年大會宣言

十年前的今天，即中華民國四十八年三月十日，西藏同胞在拉薩地區掀起了轟轟烈烈的反共抗暴運動，對匪偽罪惡統治展開了誓死不屈的英勇奮戰。這一偉大的鬭爭行動，立刻震動了全世界；暴露了毛匪極權奴役的凶殘猙獰面目，同時也反映了匪偽統治內部極度尖銳嚴重的矛盾和危機。如果說，匈牙利革命運動會經開始敲響了東歐鐵幕解體的喪鐘，西藏同胞的反共抗暴鬭爭，也成為了摧毀整個毛匪暴政的一面輝煌的前進旗幟！

十年以來，西藏同胞對匪偽統治血腥迫害的正義抗爭，不僅沒有終止和後退，只有伴隨著毛幫對於西藏各種陰謀活動和鎮壓手段的施行，而日益發展。匪幫對於西藏人民的屠殺，對於西藏寺廟的破壞，以至於「人民公社」的強迫推行，「紅衛兵」騷亂的加緊輸入，文革、武鬥的相繼演出，都進一步加深了西藏同胞的怨恨，激發了西藏同胞的反抗。情勢的演進，終於迫使毛幫亟於組織的所謂「革命委員會」一再拖延到最後才勉強完成。這一事實充分顯示了毛幫在西藏所遭遇的困難與阻力，所面臨的抵抗與反擊。毛幫西藏「革命委員會」組成以後，整個西藏局勢毫未穩定，而只有趨於更加的動盪混亂，就是最好的證明。

毫無疑問，西藏同胞堅定勇敢的反抗抗暴鬭爭，是整個中國大陸人民反共反毛革命行動的一個重要環節。在本質上，是完全一致的，那就是要從毛幫窮凶極惡的恐怖統治下，爭取和保障生存的權利，信仰的自由，人格的獨立，和生

敵人，在反攻復國戰略上立於不敗之地，而且穩操必勝之權。但是，我們決不能對敵人在死亡之前所作的瘋狂掙扎的冒險，有一刻的鬆懈疏忽！

在革命的歷史上，沒有僥倖的成功，沒有偶來的勝利，成功與勝利，是信心、決心、堅毅、智慧、血淚的結晶。所以今天我們要爭取反共救國鬭爭的最勝利和最大成功，人人皆必須激發對國家民族和大陸同胞的強烈責任感，充分發揚先烈的革命精神，精誠貫日，生死以之；本黨同志尤須為民前鋒，承擔最艱苦最危險的革命任務。

總裁是國民革命的領導中心，全黨同志要緊緊團結在總裁的周圍，實踐總裁的指示「不畏艱苦煩勞，和國民革命的奮鬥相終始，絕不放棄自己革命的責任，絕不保留的自我貢獻」。同時要以恢宏的氣度、誠摯的作風，來團結各黨派及全國志士仁人，集中力量，爭取這一場關乎國族存亡與人類禍福的反共鬭爭最大的、最後的、輝煌的勝利。

活方式的自主，不容毛幫把人當作牛馬，當作奴隸，而把千斤枷鎖，套在大家的頸項。因此，西藏同胞和全體大陸同胞只有同生死，共禍福的一個命運；也只會有一個共同的奮鬥道路，那就是在結成討毛救國聯合陣線的方向上，在三民主義的旗幟下，徹底摧毀毛匪暴政，重建自由、幸福、繁榮的三民主義新中國！

當前的形勢指示出，十年前西藏一地的抗暴怒潮，現在已匯成大陸全面的反共反毛洪流；毛匪和他的一小撮死黨，內與全民為仇，外與舉世為敵，實在已經頻臨土崩瓦解的邊緣。中華民國各界今日在此集會紀念西藏同胞反共抗暴的十週年，展望勝利的前景，實在懷着無比興奮激動的心情。我們堅信，洶湧澎湃，無可遏止的反共反毛高潮，即將掀起；從邊疆到內地，從農村到城市，到處衝擊，將匪偽罪惡統治徹底毀滅！因此，在此重要的時機，我們在今天的紀念大會上，更要莊嚴宣告：

(一)全國同胞，必須遵照 蔣總統的指示，不分種族、宗教、地區、和職業，結合為討毛救國聯合陣線的整體，組成討毛救國聯軍，羣策羣力，攜手奮鬥。奮戰中的西藏同胞，更必將由此與全國同胞以共同力量，採聯合行動，以加速反共反毛鬭爭的勝利！

(二)全世界人士必須正視中國人民反共抗暴、英勇奮鬥的發展趨勢，而確認毛匪統治絕不穩定。一切言行應該是鼓勵中國人民反奴役反暴政的抗爭勇氣和奮鬥精神，而絕不是打擊和沮喪它，更不容進一步幫助毛匪凶焰的囂張。否則就

是與全體中國人民爲敵，並必將遭受歷史正義的唾棄。

(三)由紀念西藏抗暴，使我們更聯想到目前正在曲折發展中的東歐自由化運動。我們確信，人類爭自由的浪潮，終將是無法阻擋的。中國人民決心擔任時代的前驅，爲保衛人類的自由與尊嚴，奮鬥到底，並呼籲全世界正義人士，和我們羣策羣力，朝向同一的目標邁進，以共同努力創造人類的自由新世紀！

告西藏同胞書

親愛的西藏同胞們：

今天是拉薩反共抗暴，浴血作戰的十週年紀念日；全國各界特於復興基地的臺北市，集會紀念這一莊嚴光輝的日子。

我西藏地區，自共匪入據後，淪爲人間地獄，我藏胞在種種迫害下，骨肉離散，屍暴遍野，廬舍爲墟，寺廟被燬，凡諸慘痛，都是毛共匪幫罪惡所造成！我們都知道，今天毛共爲禍我中國，西藏地區和全大陸各地的各族同胞，所受災難是一樣的，命運也是相同的；大陸同胞，無分彼此，同遭毛共的奴役，也都成爲抗暴的火種！我們的立場和目標是一致的，其行動也是一致的。

多年來，我藏胞不願做毛共的奴隸，奮起反共，堅持不懈，在中央的領導和全國各界的支持下，擴大抗暴，打擊匪幫，和全國各地的抗暴怒火，冶成一爐，已使全大陸的反抗暴洪流，日益波瀾壯闊，擴大發展。

今天我全國同胞，只有消滅毛共，光復國土，實行三民主義，才能共享幸

上總統致敬電

總統鈞鑒：

共匪逞暴，戕害人民，荼毒邊陲，我西藏同胞感懷

鉤座德威，奮起抗暴，十載迄今，苦鬪不懈。由於中央領導與支援，千鍾百鍊，愈戰愈勇，業已形成反共勁旅，而海外流亡藏胞，羣獲政府濟助，得以生聚教養，反共意志，愈益堅強。茲值匪偽政權，魚爛土崩，光復大業，勝利在望，際此西藏抗暴十週年之期，我全國各界特集會於臺北，擴大紀念，願盡一切努力，爲之後盾，海內外藏胞，亦一致表示，掬以赤誠，團結於鉤座領導之下，致力反共大業，誓爲光復大陸聖戰之先鋒，肅電致敬，伏乞

讓我們齊聲歡呼：

西藏同胞反共抗暴勝利萬歲！

中國人民反共反毛鬥爭勝利萬歲！

全世界人民爭取自由勝利萬歲！

福，重建獨立、自由、富強、康樂的新中國。從十年前的西藏抗暴開始，大陸反共抗暴運動，已進入了新的階段，西藏地區的抗暴鬥爭，更有了巨大的進展，在偉大領袖 蔣總統的英明領導下，全民族緊密團結，行動一致，建立討毛救國聯合陣線，促使了毛共偽政權走上分崩離析，內外交困的絕境。就西藏同胞來說，其流血犧牲，已經獲得了重大的代價；就全國同胞來說，其策應支援，也發揮了無比的作用。深信反共討毛救國的大業，必能在全民族的團結奮鬥中早日完成。

西藏同胞們！長夜將逝，光明在望。我們要進一步的攜起手來，協力合擊共匪，人人動員，處處殺匪，西藏的重光，和全中國的重光，就將不遠了。

西藏同胞們！本大會代表全國各界同胞，重申過去的諾言，誓盡一切的力量，以所有可能的方法，來支援你們！深望你們再接再厲，繼續戰鬥，爭取反共復國的最後勝利！

中華民國各界紀念西藏同胞反共抗暴十週年大會

審察。

中華民國各界紀念西藏同胞反共抗暴十週年大會叩

中華民國五十八年三月十日

趙鴻楷（尺子）先生在本刊上期刊出「說文解字五四〇部首蒙漢語文比較研究」，因印局未送三校，改蒙文錯五個，殷周文錯十餘個對於讀者甚感抱歉。趙教授該文長達五萬字，將另出單行本，不再在本刊聯載。讀者諸君請原諒！

編者

釋「胡」

虞 怡

前清文網嚴密，直至禁用「胡」字，胡之初義，宜若極其輕蔑矣，而孰知不然。山海經海內東經云：

「西胡白玉山在大夏東，蒼梧在白玉山西南，皆在流沙西，崑崙虛東南，崑崙山在西胡西，皆在西北。」

白鳥庫吉以爲此節「或係西漢以後所竄入者，即令此書之全部，成於武帝之時，而此書原不過小說之一種，不必其言之盡實。」（東胡民族考上一二頁。）目山海經爲小說，已乏正確之認識。山海經著作時代，論者不一，或謂戰國時，余就其文體、地理察之，當非同時代或同人所完全寫作。Huatt氏曾言：中國漢世發現一種奇異之波斯勢力，早在安息時期，（前元三二二——周慎觀王以後。）如鱗狀環狀之胸甲，輸入於中國騎兵，又馬隊之戰術及裝備——包含弓、矢、短槍、劍、短劍及馬甲——亦依伊蘭模式而變化。（古波斯及伊蘭文化一九七頁引 Rostovtseff 之說。）今使海內諸經寫於戰國或戰國末，安見西胡不即波斯「胡」耶？抑史記四三趙世家記武靈王事云：

「今吾將胡服騎射以教百姓，而世必議寡人：『雖驅世以笑我，胡地中山，吾必有之，於是遂胡服矣。』變服騎射以備燕、三胡、秦、韓之邊，遂胡服招騎射。二十年，王略中山地至薊，西略胡地至榆中。」

索引曰：「林胡、樓煩、東胡，是三胡也。」正義曰：「林胡、樓煩即風勝之北也。」又釋榆中曰：「勝州北河北岸也。」是胡之稱不限於東胡而西及於今之河套。武靈王易服，通鑑三系報王八年，（約前元三〇七）與外國考古家所舉騎射伊蘭化同一時期，吾人不能斷其毫無聯系，然則趙之胡服，安見不即後來波斯之「胡」耶？史記始皇本紀三十三年：「西北斥逐匈奴，自榆中並河以東，屬之陰山，以爲三十四縣，城河上爲塞。又使蒙恬渡河，取高闕、陶山、北假中，築高障以逐戎人。」事分兩節，戎與匈奴顯不同族，所占地方適居河套北，此西北之戎，得爲伊蘭之胤也。

史記漢書中單稱胡者，率指匈奴言之，匈奴何以稱胡，可有三解：

（甲）白鳥謂胡即匈奴（Hiungnu）通音匈奴之省略，（hiunhu）西方所謂 Chunni，亦即匈奴之異譯。（東胡考一四——五頁。）余按匈奴一名，其還原迄未確定，伊蘭古史固常認塗林（Turan）爲其族之仇敵，但涉於 Arjaspas（火教創造者被其所殺）之來歷，火教經祇謂是 Hyayona 之王子，不說是塗林人。而 Hyayona 究是何族，說者不一，而謂即匈奴，有謂即歐洲記載之 Chionitae。據 Warner 氏之意見，此名即中波斯語之 Rhyons，主張後說近是，蓋以波斯王史詩源流及其行動背景——最早在神話時代——之大部，係發生於裏海之西，且 Chionitae 之見於歐史，爲西元四世紀中葉，與重編

火教經之時代相近云。（波斯王史詩譯注五卷一三頁。）Sykes 波斯史則認匈奴與 Huns 同一（卷一，三三四頁，但別有 White Huns 一族，吾人先不可與 Huns 混稱。）其敘轉不爾大王事有云：轉不爾（Shapur）東方戰務，至西元三五〇延至三五七七年，史冊殊鮮詳載，吾人所知，來侵者有 Chionitae 人，即較著於世之 Huns 人，顯是烏孫（Euseni or Wsun）人也。（同前四一五頁。）合烏孫於匈奴，與漢史不合，姑姑弗論，苟依其說，是 Warner 所謂 Chionitae 亦即匈奴，不能盡分爲兩族。

Sykes 之說，未達到完全可信之地位，自仍無以折服 Warner，然舍此而外，後一作家所主張，尙非無瑕可擊也。史詩背景，雖多涉裏海西部，但如卷二之 Runtan，（二七七諸頁。）據余所見，顯即于闐（Rhotan）同卷之 Kan 王，（三三七頁）顯指契丹王，尤其各卷屢提之 Machin，讀者無不認是中國，則史詩內涵，並非不涉東方。若謂史詩是十一世紀授集，應就較古之火教經立論，則火教經重編時代，Huatt 氏疑在伏拉葛塞司第三王朝，（Valogses III）（同前引一〇頁）Moutan 氏疑在西元一世紀（五一——七五年）之伏拉葛塞司第一王朝。（Magi 之寶藏六五頁。）今縱讓步，採前一家較後之說，——即西元一四八至一九一年——其距 Chionitae 初見於西史時代，最少約百五十年，未得謂之時代相近。故即許此族與匈奴有別，而此族在火教經重修前，——即西元二世紀前——是否已十分強盛，能作伊蘭民族之勁敵，其令人可疑之處，更甚於承認此族爲匈奴。反之，則匈奴稱霸北土，早在楚漢之交，（西元前三世紀末。）下去重修時期，最少約二百五十年，經內載入匈奴名稱，是理想上可能之事。況漢宣末世，（西元前四九年）郵支單于曾西走康居，自易與伊蘭族接觸。職此種種，謂火教經之 Hyayona，即鼎盛數百年之匈奴，理由殊見充分，其字若緩讀，則前部之 Hyayao 足與胡（切讀 Chuo）相當，此一解也。

（乙）火教經 Travardin Yashas 第一百章有云：彼白 Huns 人取其旆；據 Haug 氏解釋，Hunis 民族即印度載籍之 Hunas。（波刺斯之聖經語言文字及宗教二二三頁）按 White Huns 一族，歐洲學者多以爲即我國之嚙唎，歐洲古典之 Ephenates，波斯之 Hartae，三名都由 Yetailito 一語轉出，義猶首領，其自北方越烏淪河時，約當西元四二五年，（波斯史卷一，四三三頁。）是 White Huns 族之出現，視前條 Chionitae 爲時更晚，亦難遽然比定於 Hunus。而 Hunus 之音綴，尤與粵語呼匈奴聲近，其字若緩讀，前部亦相當於「胡」若謂火教經 Hyayona，Huns 兩名並見，未必同指一族，則須知其書非同時同人所手成，固許異名錯出。縱讓步言之，信是各異之兩族，然在一之音聲，各如是逼肖，今竟斷其與稱霸數世紀之匈奴，都無關係，似出情理之外，此又一解也。（晉竺法護譯大寶積經十，密迹金剛力士會第三之二有匈奴一名，烈維氏取與西藏甘米爾譯本相對照，則藏文之音爲 Huna，見史地叢考續編二二四頁，此 Huna 因應相當於印度之 Hunas 耶。）（待續）

編輯後記

本期出版在中國國民黨十次大會之後，我們欣見執政黨在幾種重要文獻中，都提到邊疆的重要性，既強調尊重邊疆民族的政治地位，又保證尊重邊疆同胞的宗教信仰和優良文化傳統，在五院從政黨員工作報告決議文中，更明白指出要儲訓邊疆建設幹部，和加強聯絡海外邊胞，策進反共工作，並在國族團結、國土完整的原則下，制定重建邊疆之各種計劃方案，凡此種種決定，有的原屬行之多年的政策，有的則屬規劃重新加強工作，以期早日光復大陸，重建邊疆的宿志宏願。同時這也是邊疆同胞所朝夕盼望，能够腳踏實地，付之實施的。我們相信，執政黨的當前作風，一定不會徒托空言，而必見諸實際。

爲了使讀者明瞭我總統對時局主張，本期特輯錄了「青年節告全國青年書」，和「答日本電視訪問談話」全文，這是歷史性的文獻，具有崇高價值，望讀者特予留意。

今年三月十日西藏同胞反抗暴運動的十週年紀念日，臺灣各界爲了紀念這一偉大的日子，在臺北舉行了一個大規模的紀念會，藉以追念那些民族英雄們的英勇抗暴工作，並喚起世人對西藏問題的注意與關心。郭委員長寄嶠、葉主任翔之，各有一篇紀念專文，他們已在文章中清楚地說明了十年來西藏反共英雄們，艱苦奮鬥的業績，和今後應該如何團結奮鬥的方針，極爲感人。

「邊政漫談」和「元明時期西藏政教之研究」兩文，均爲續稿，前期發表後，頗引讀者興趣，關心邊政者不可不讀。

趙鴻楷先生在本刊前期所發表的「說文解字五四〇部首蒙漢語文比較研究」一文，內排版刻字等技術上困難，無法克服，已決定另以專書發表，敬請讀者見諒。

中華民國五十八年四月出版

中國邊政季刊

第二十五期

定價：新臺幣五元

發行人：李永新

社長：周昆田

主編：宋念慈

發行者：中國邊政協會

地址：臺北市中正路一五二八號四樓
電話：二四〇二二

印刷者：清水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臺北市中山北路一段六七號
電話：五四五九二四、五四五九二八

CHUNG KUO PIEN CHENG

(Studies in Chinese Frontier Affairs)

QUARTERLY

No. 25. April, 1969

- The Success of the Ten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Kuomintang*Editorial*
- President Chiang Kai-shek's Message to Youth on the Youth Day
- Full Text of President Chiang Kai-shek's Answers to Questions Put Forward
by Tatsuo Mitarai
- All Chinese People to Overthrow Mao's Regime in One Action*Kuo Chi-chao*
- Table Talks on the Frontier Affairs The Problem of Self-government of the
Leagues and Banners in Mongolia*Hsu Chan-kuei*
- Congratulatory Message of the Association of Chinese Frontier Affairs to
the Success of KMT Tenth National Congress
- The Tenth Anniversary of the Anti-Communist Uprising in Tibet
- A Study of Politics and Education in Tibet in the Yüan and Ming Dynasties...*Chu Pao-tang*
- A Brief Introduction to Puterha Clan and Hulan Clan*Hsueh Tiao*
- Genghis Khan An Admirable World Figure*Kuo Chen-fang*
- Wang Yang-ming and Frontier Affairs in Southwestern China*Cheng Shou-pung*
- Declaration of the Ten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Kuomintang

PUBLISHED BY THE CHUNG KUO PIEN CHENG ASSOCIATION

4th Floor, 1528 Chung Cheng Road

Taipei, Taiwan, Republic of China